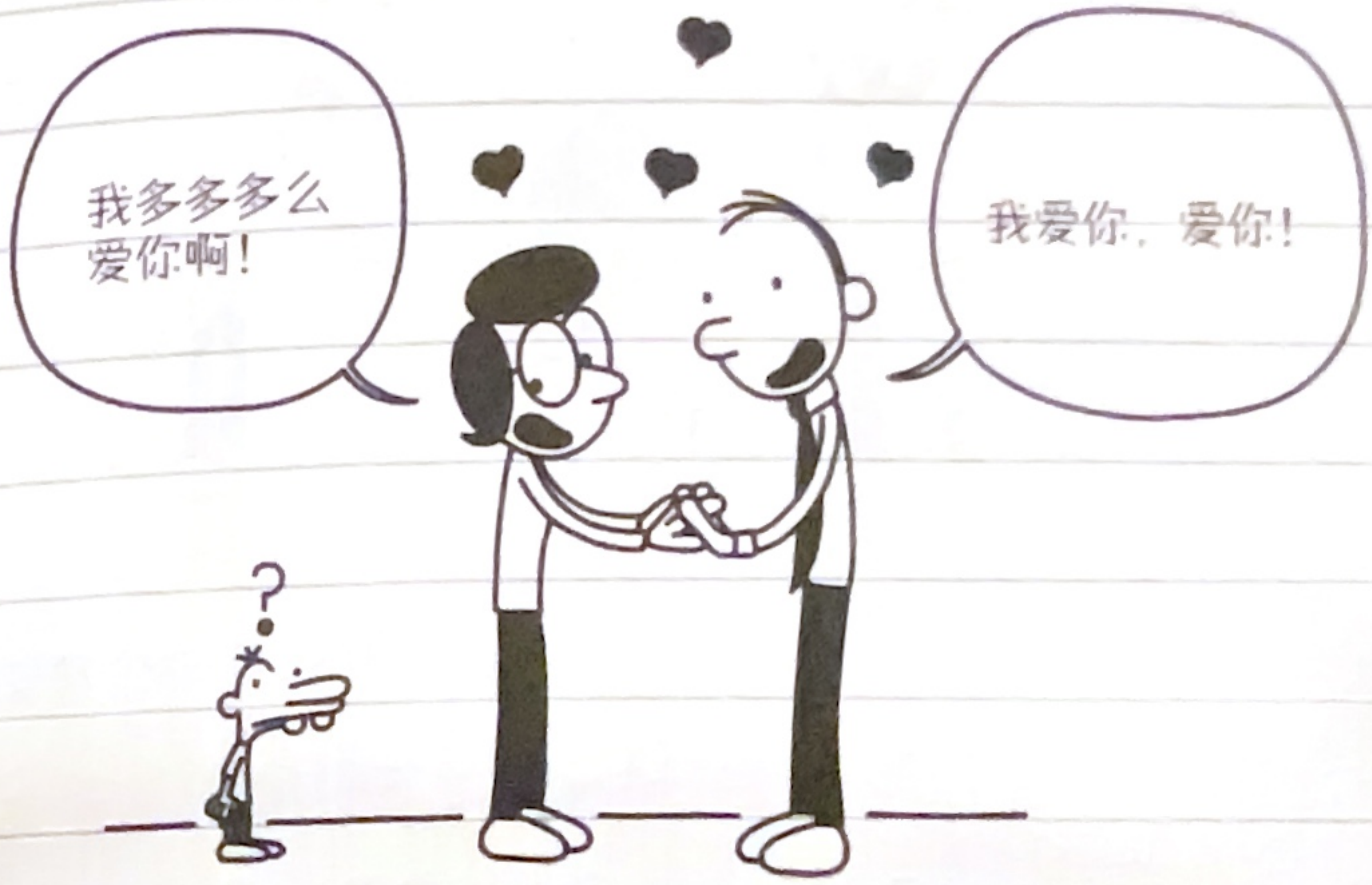
这张画让他们十分伤心。老爸老妈都以为画的是他们，他们在曼尼面前表现得无比恩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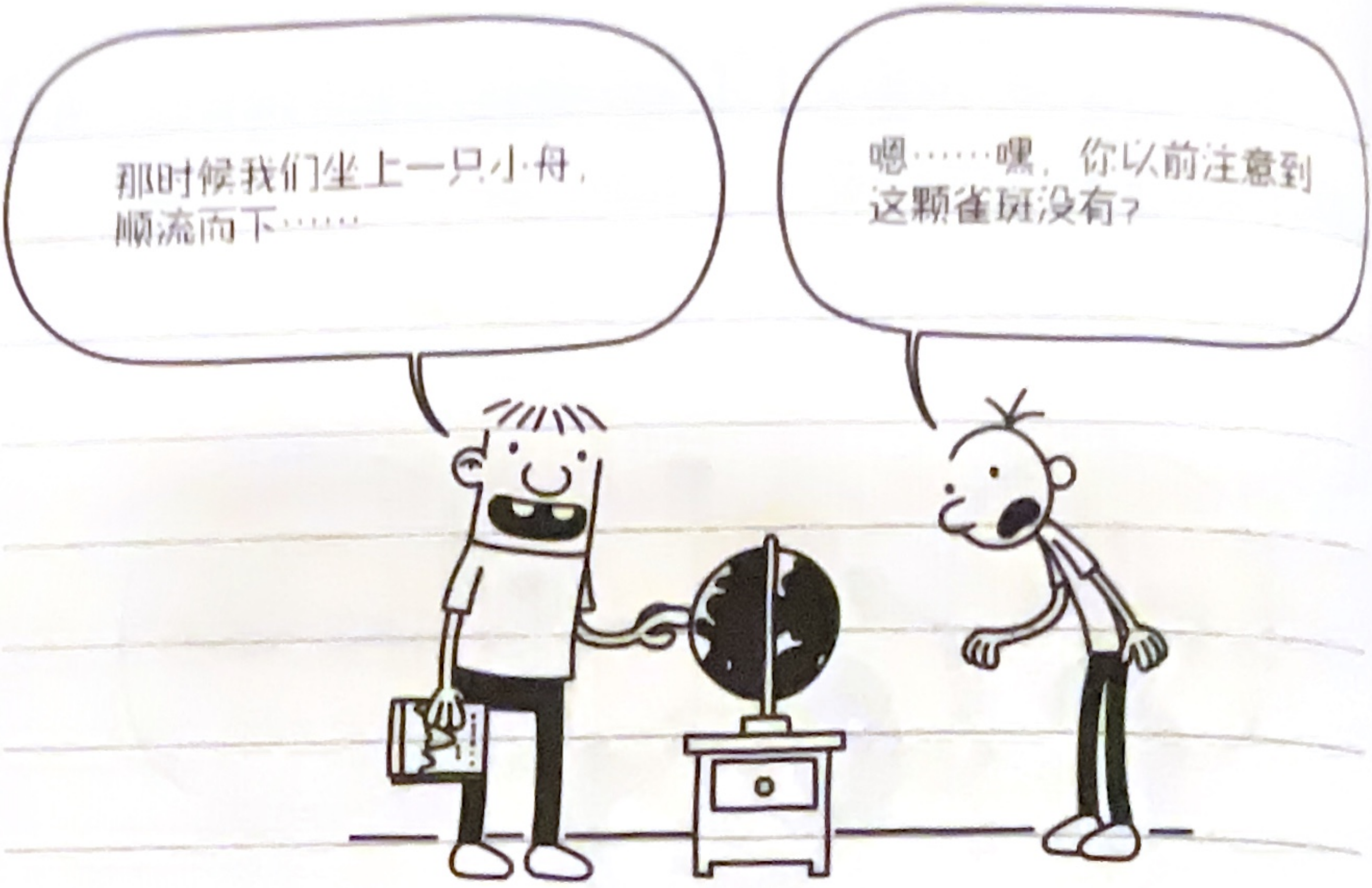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我知道曼尼真正画的人是谁：我和罗德里克。

前一天晚上我和罗德里克为了抢电视遥控器狠狠打了一架，曼尼目睹了整个战况。不过这些老爸老妈不需要知道。

星期四

夏天过得糟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最好的朋友——罗利，他几乎整个假期都在旅游。我印象中他是去了南美还是哪里，但到底是哪里，老实说，我真的不大清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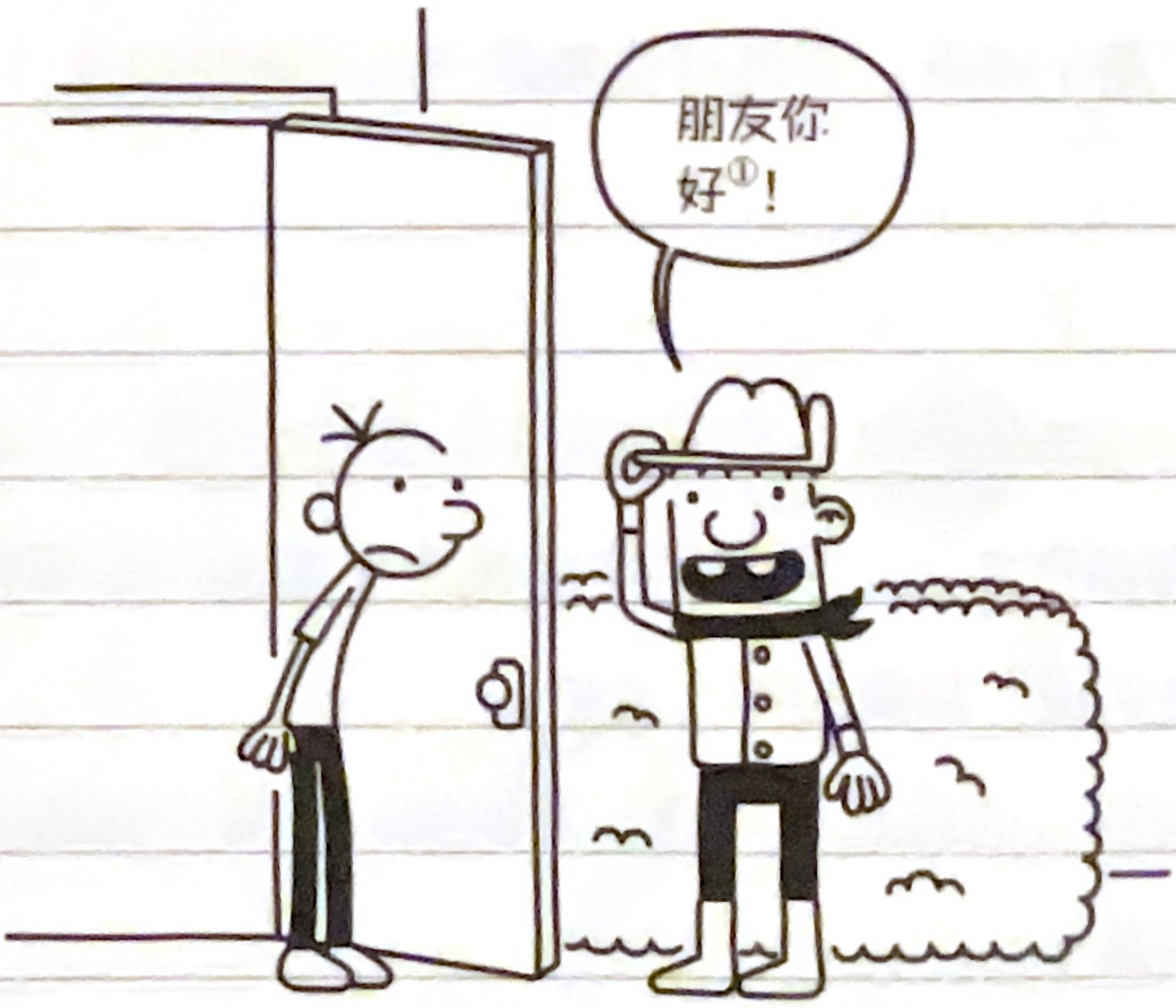
要我对别人的旅程感兴趣，真的挺难。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子算不算是坏孩子。



还有一点，罗利一家好像总在准备着到世界上哪个稀奇古怪的地方旅游，我永远也搞不懂他们去那些地方干吗。

另一个让我不在意罗利到哪旅行的原因是，不论何时罗利出游回来，他都会逼我听他喋喋不休。

去年罗利一家去了澳大利亚十天，不过你从他回来那天的举动来看，你会以为他在那里待了一辈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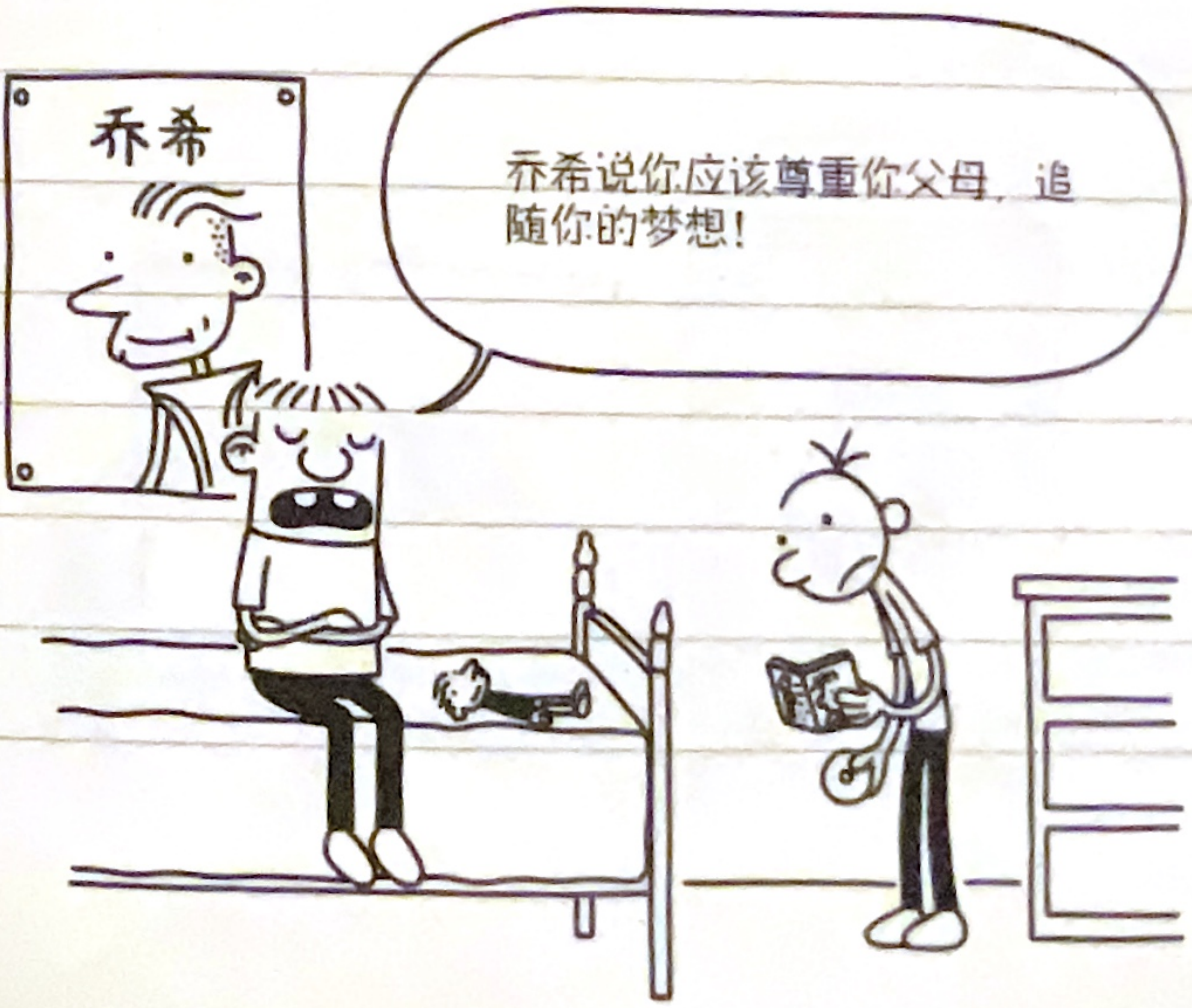
① 译者注：这里罗利用澳大利亚英语跟格雷打招呼，原文是“G'day，mate!”。

另一件事也很烦人，罗利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不管那里正在流行什么，他都会趋之若鹜。

比如说，两年前罗利从欧洲回来，迷上了一个叫“乔希”的流行歌手。我还以为那是一个大明星。罗利回来时，包里全是那家伙的唱片和海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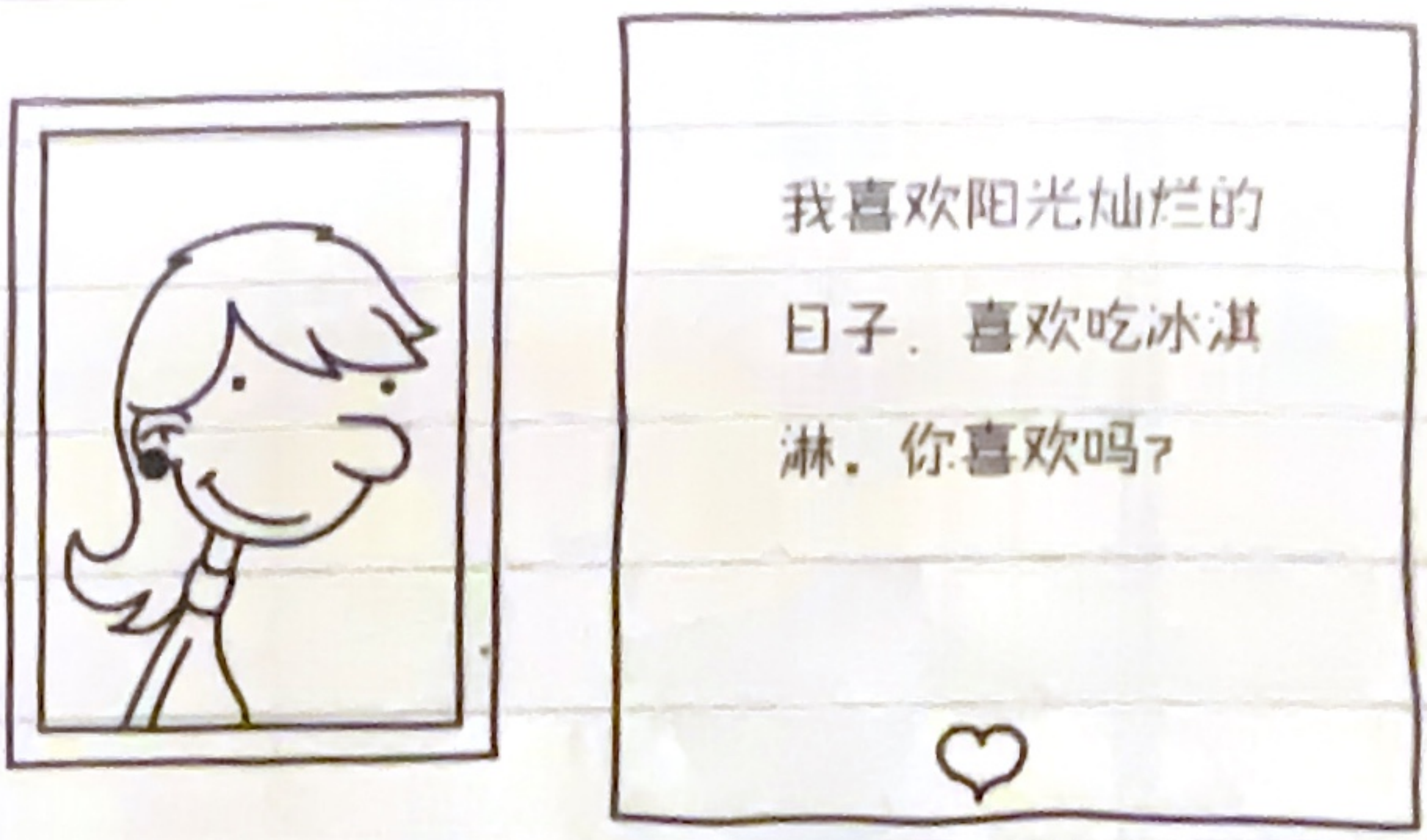
我瞅了罗利的唱片一眼，跟他说乔希的歌是给六岁的小姑娘听的，他不信我。罗利反驳说我不过是妒忌他“发现”了乔希。

那时候这家伙成了罗利的新偶像，真恼人。我说的批评乔希的话，罗利都当耳边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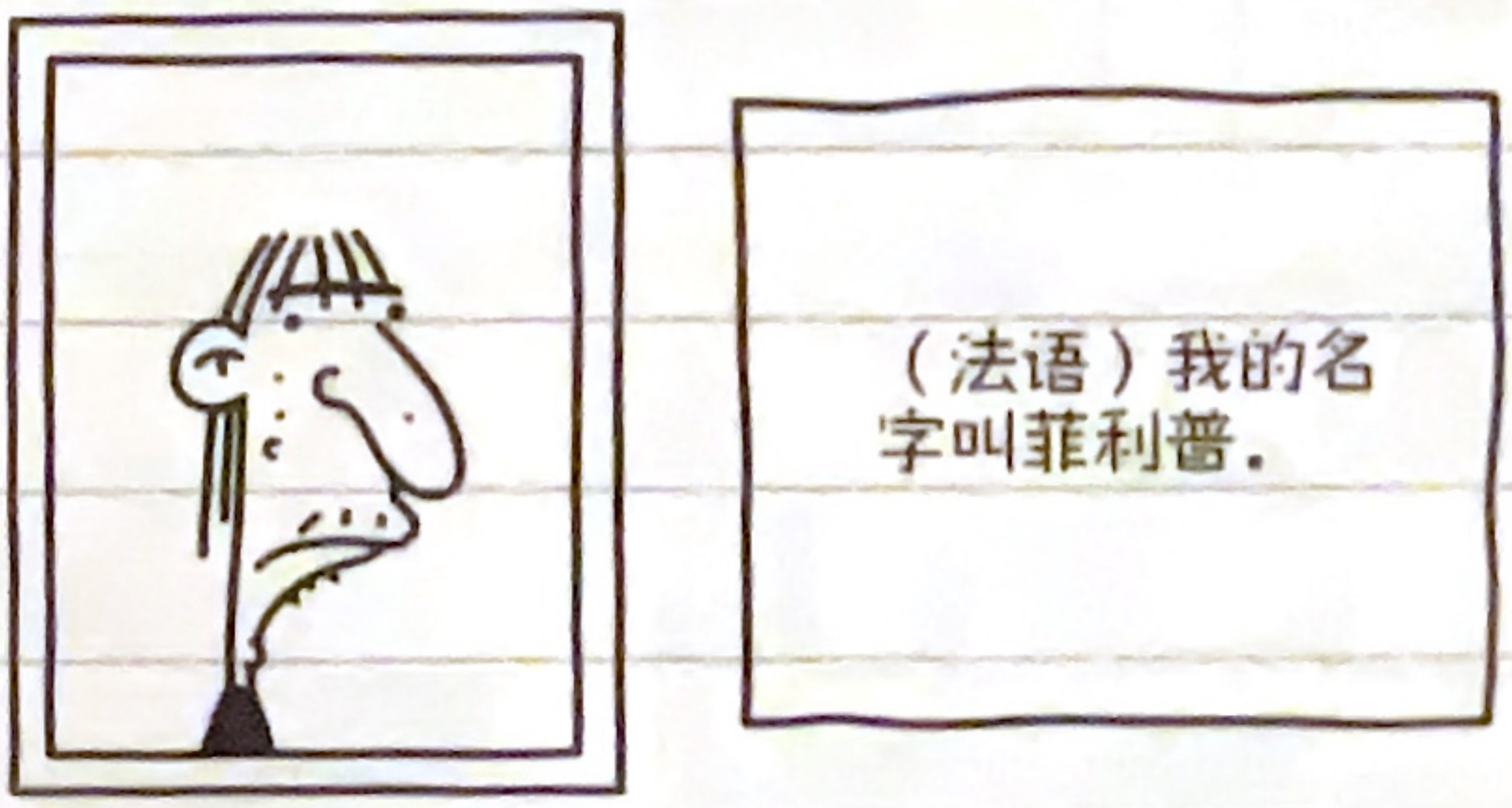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外国，今天上法语课，勒弗雷尔太太说今年我们要选择笔友。

罗德里克上初中的时候，他的笔友是一个十七岁的荷兰女孩。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在他的垃圾抽屉里看到女孩的信。



勒弗雷尔太太发放表格时，我仔仔细细检查了每一格内容，这样做是为了像罗德里克一样找到那样一个漂亮笔友。

但勒弗雷尔太太看完我的表格后，叫我重新填一张。她说我要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子，而且必须是法国人。这样一来我对笔友不抱什么期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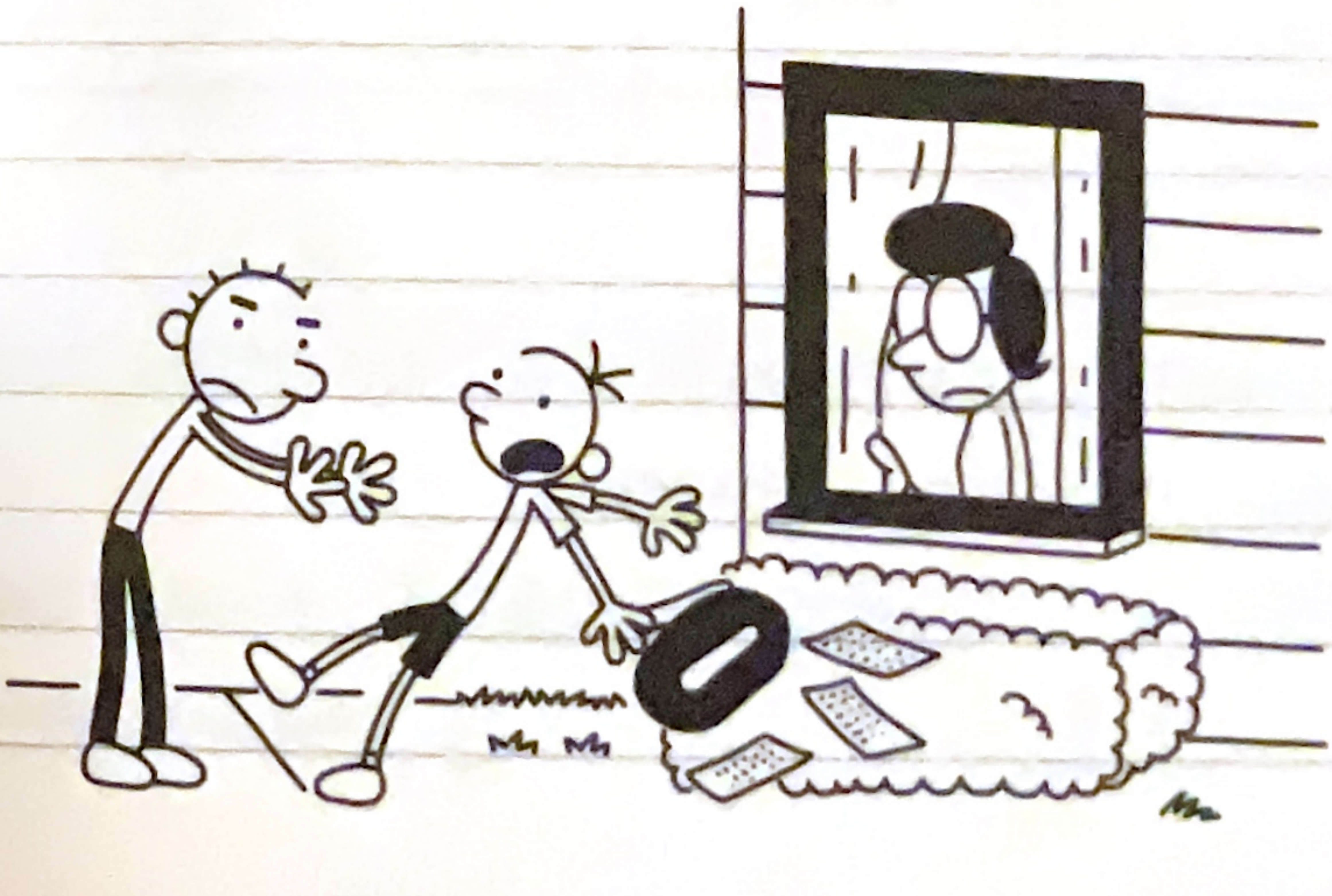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五

老妈决定要让罗德里克放学后接我回家，就像以前游泳训练后他来接我一样。我想她并没有从上次的经验中吸取教训。但我有。所以今天罗德里克来接我的时候，我拜托他刹车别那么急。

罗德里克说没问题，接着他故意绕路，不放过镇上任何一个减速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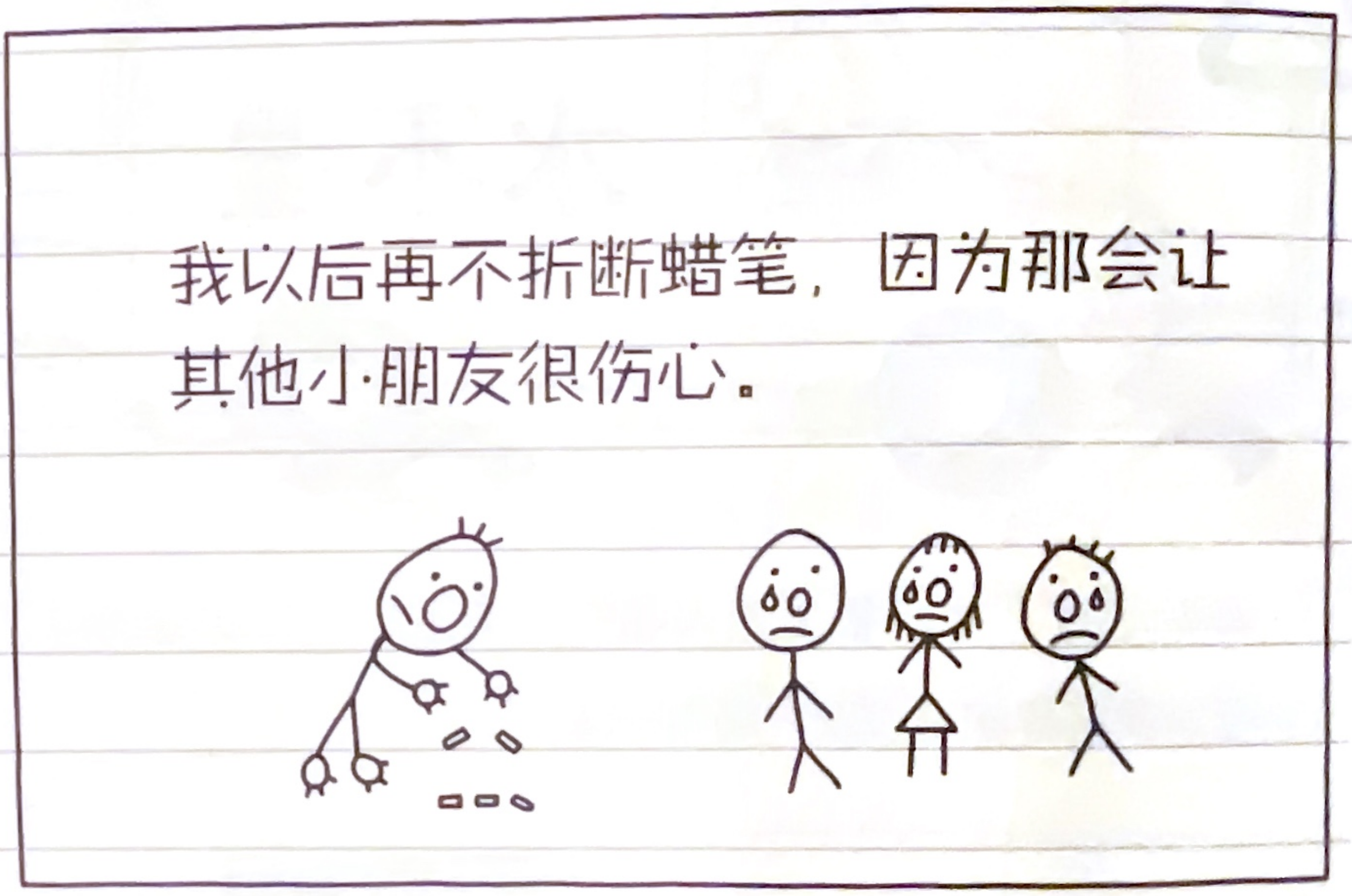
我下车时，冲罗德里克大喊“大混蛋”，接着我们打了起来。老妈在客厅里透过窗户看得一清二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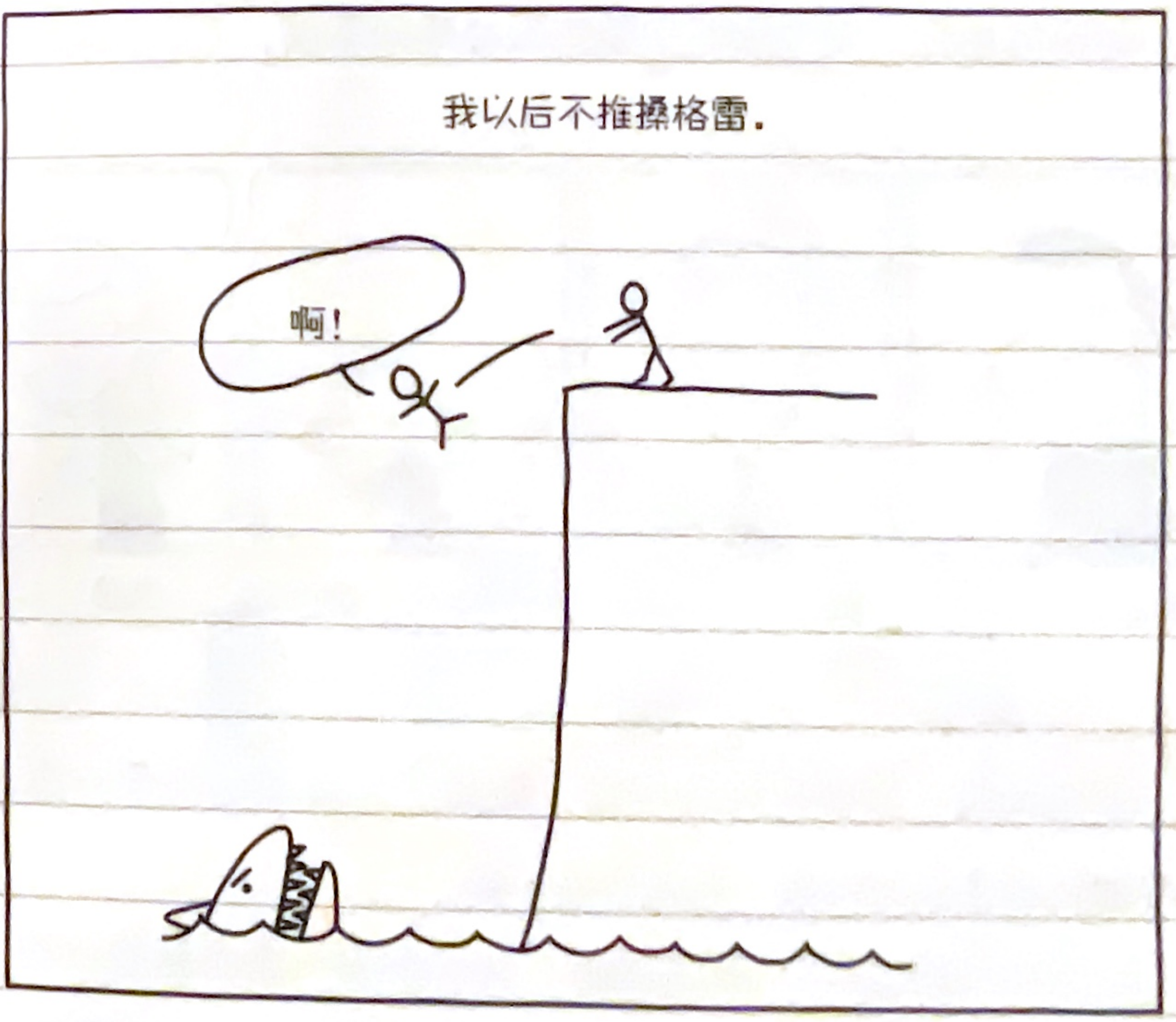
老妈叫我们进去，坐在餐桌边上。她说我和罗德里克要使用“文明的方式”来解决我们的纷争。

老妈对我和罗德里克说，我们要写检讨，写明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并且配上一张图。我知道老妈从哪里学来这一招。

老妈以前是个学前班老师，每当班上有小孩做错事，她就会让他画一张画。我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个小孩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，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。



这样说吧，老妈这招在四岁小孩身上也许很管用，但她要想我和罗德里克和平共处，还得另想他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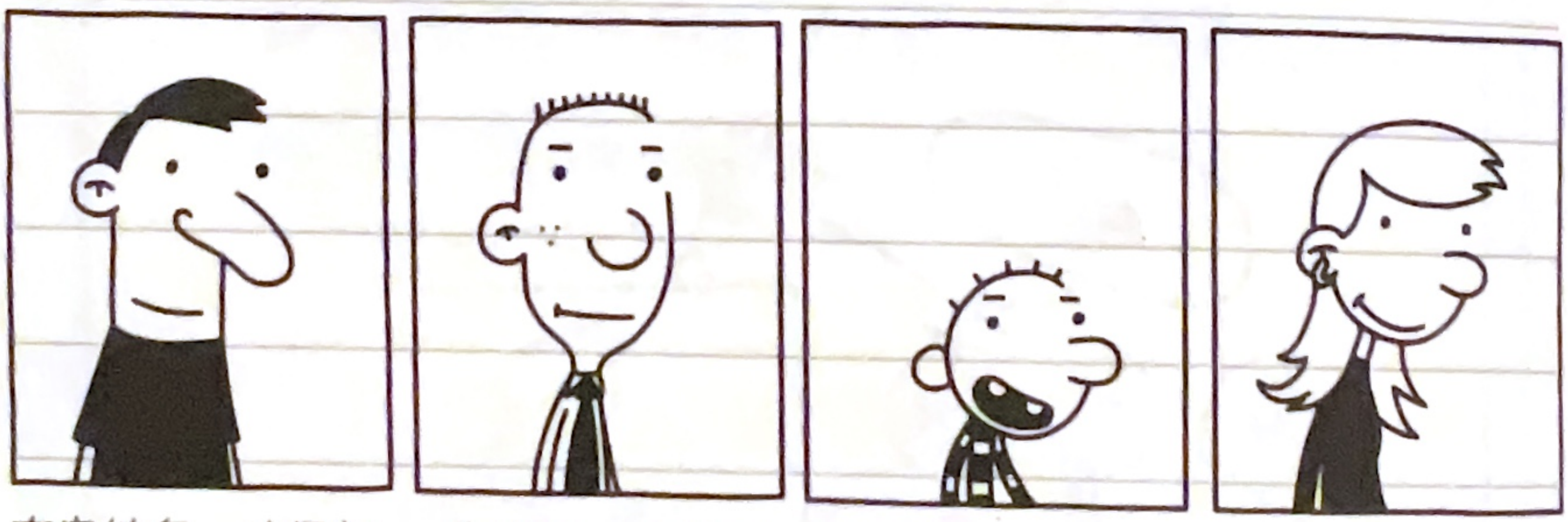
事情的真相是，罗德里克能够对我为所欲为，因为他知道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看，罗德里克是唯一一个知道我暑假那桩大糗事的人，从那时起他一直拿这要挟我。要是我告发他的任何一件坏事，他就会向全世界宣扬我的秘密。

我多希望我也抓到他的把柄，和他扯平。

罗德里克有一件糗事是给我知道了，但我觉得从这件事上占不了什么便宜。罗德里克上高二那年，拍年度手册照片的前一天他病倒了，老妈让老爸把罗德里克高一拍的照片寄到学校。老爸把罗德里克小学二年级的照片寄了过去。别问我老爸怎么会犯这样的糊涂。

信不信由你，学校居然把那张照片照印不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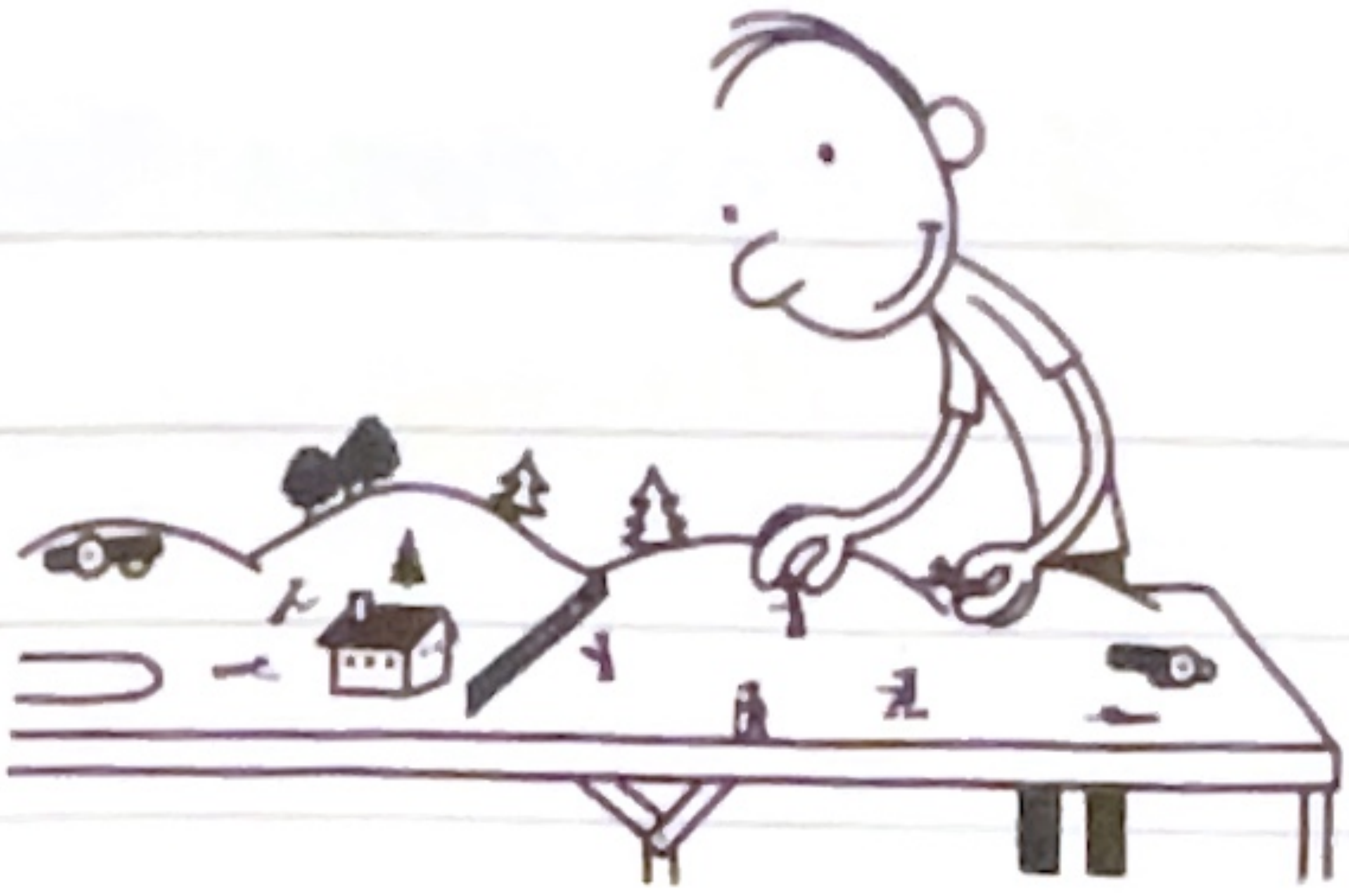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奥纳多·哈里顿　安德鲁·哈特利　罗德里克·赫夫利　海瑟·希尔

可惜的是，罗德里克还不笨，撕掉了年度手册的那一页。如果我要找点东西对付他，还得努力发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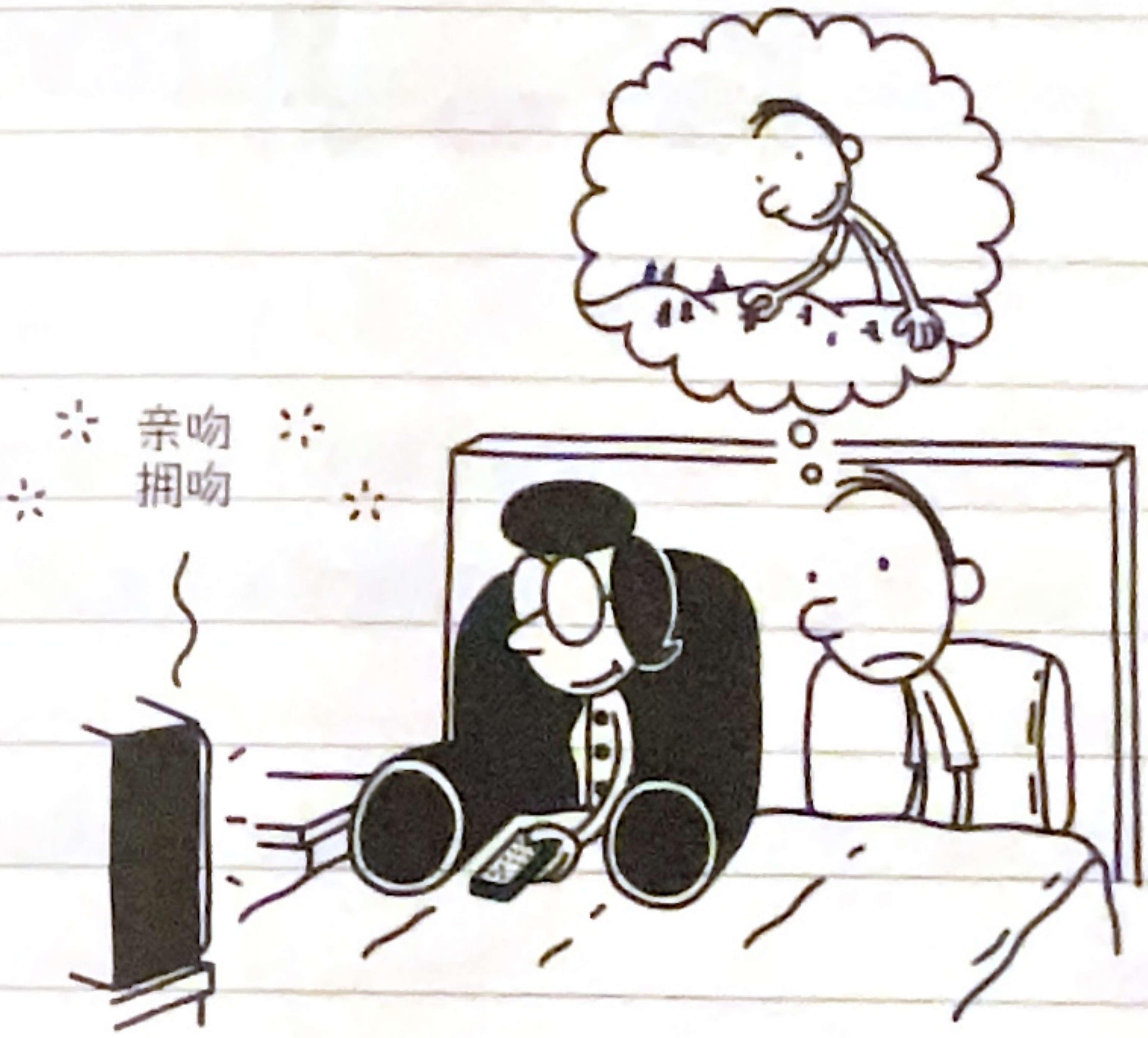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三

自从老妈派了洗碗的任务给我和罗德里克，老爸丢下饭碗就到地下室，打造他的“美国内战战场微缩模型”。



老爸每晚至少在那里待三个小时。如果可以，老爸会很乐意整个周末都围着模型转。不过老妈对他另有安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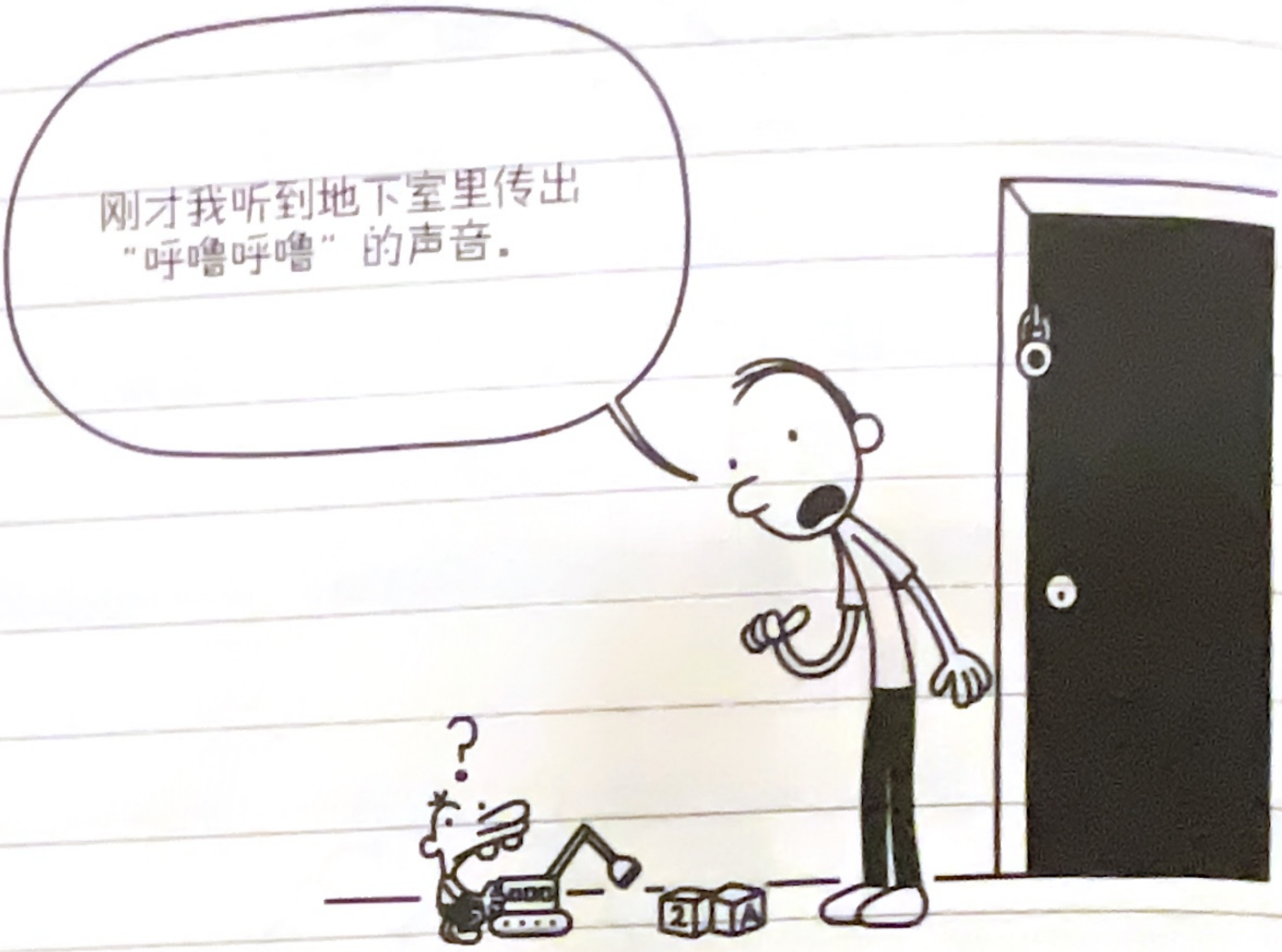
老妈喜欢租碟看爱情喜剧，要老爸陪她看，但我知道老爸只是在等机会脱身回到地下室。



要是老爸不能下去地下室，他就会用尽办法使孩子们和地下室保持距离。

老爸不会让我或者罗德里克靠近他的战场模型，他觉得我们一定会砸了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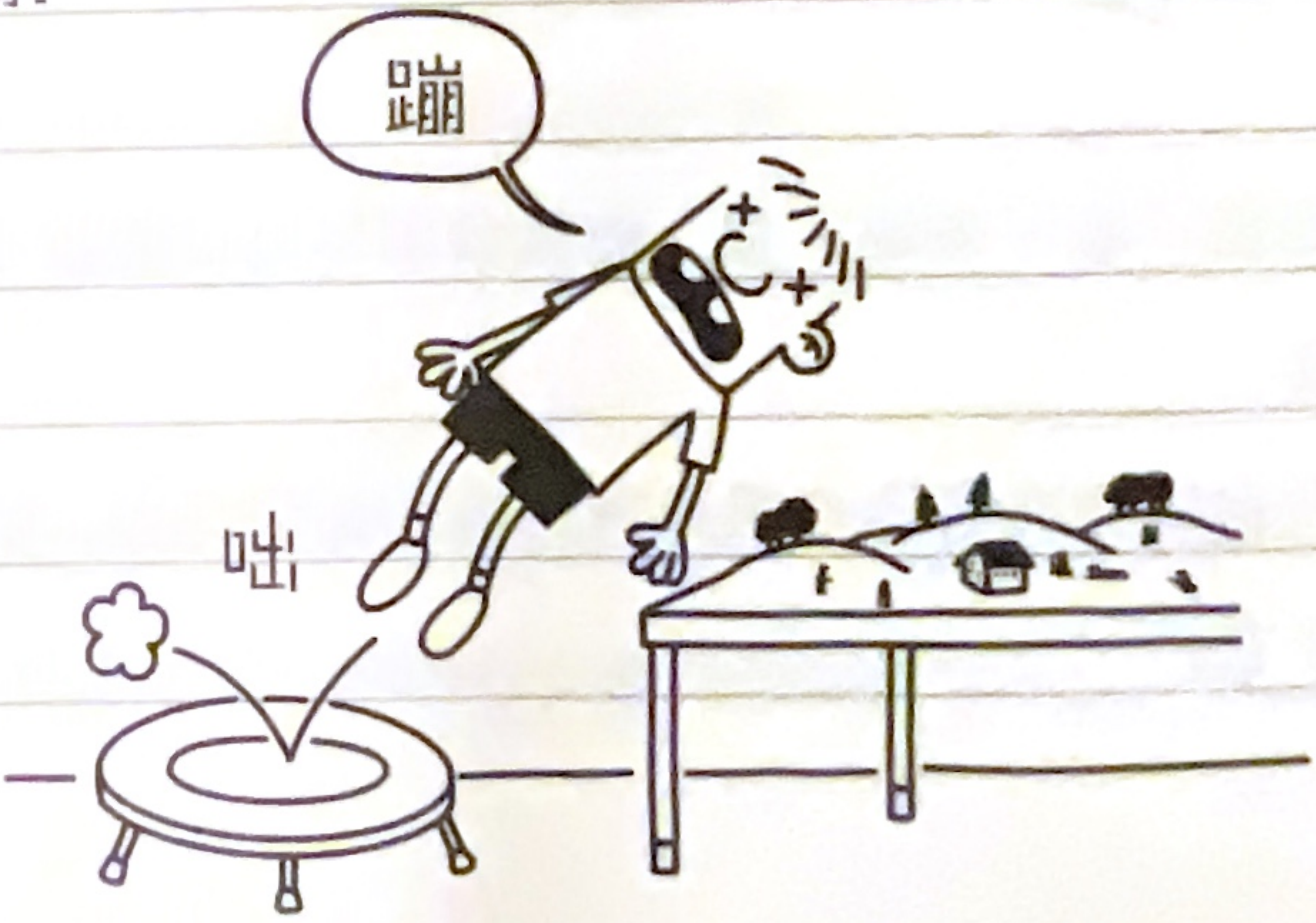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早些时候，我无意中听到老爸跟曼尼说话，告诫他不要在那里摸来摸去。



星期六

罗利今天来我家。老爸不喜欢罗利来，他说罗利"容易出事"。我觉得嘛，那是因为有一次罗利在我家吃晚饭，不小心把碟子掉地上摔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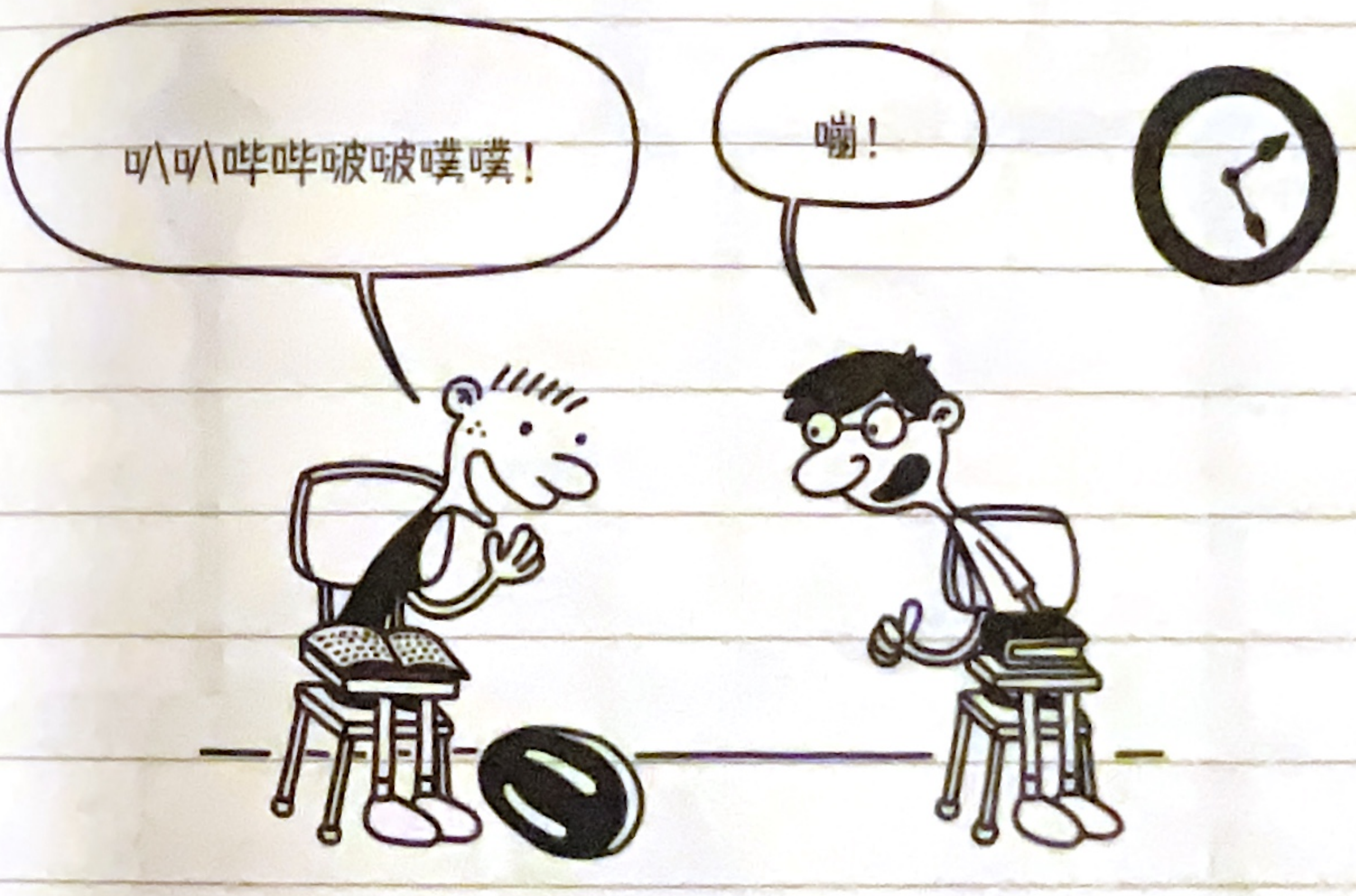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现在老爸认定，罗利一个笨手笨脚的动作就会摧毁他整个内战战场。



这些天不管罗利什么时候来我家，他收到的第一句问候语都是：

罗利爸爸也不喜欢我。所以我不怎么去他家了。

我在罗利家的最后一夜，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电影。电影里面一群小孩发明了自己的密语，没一个大人听得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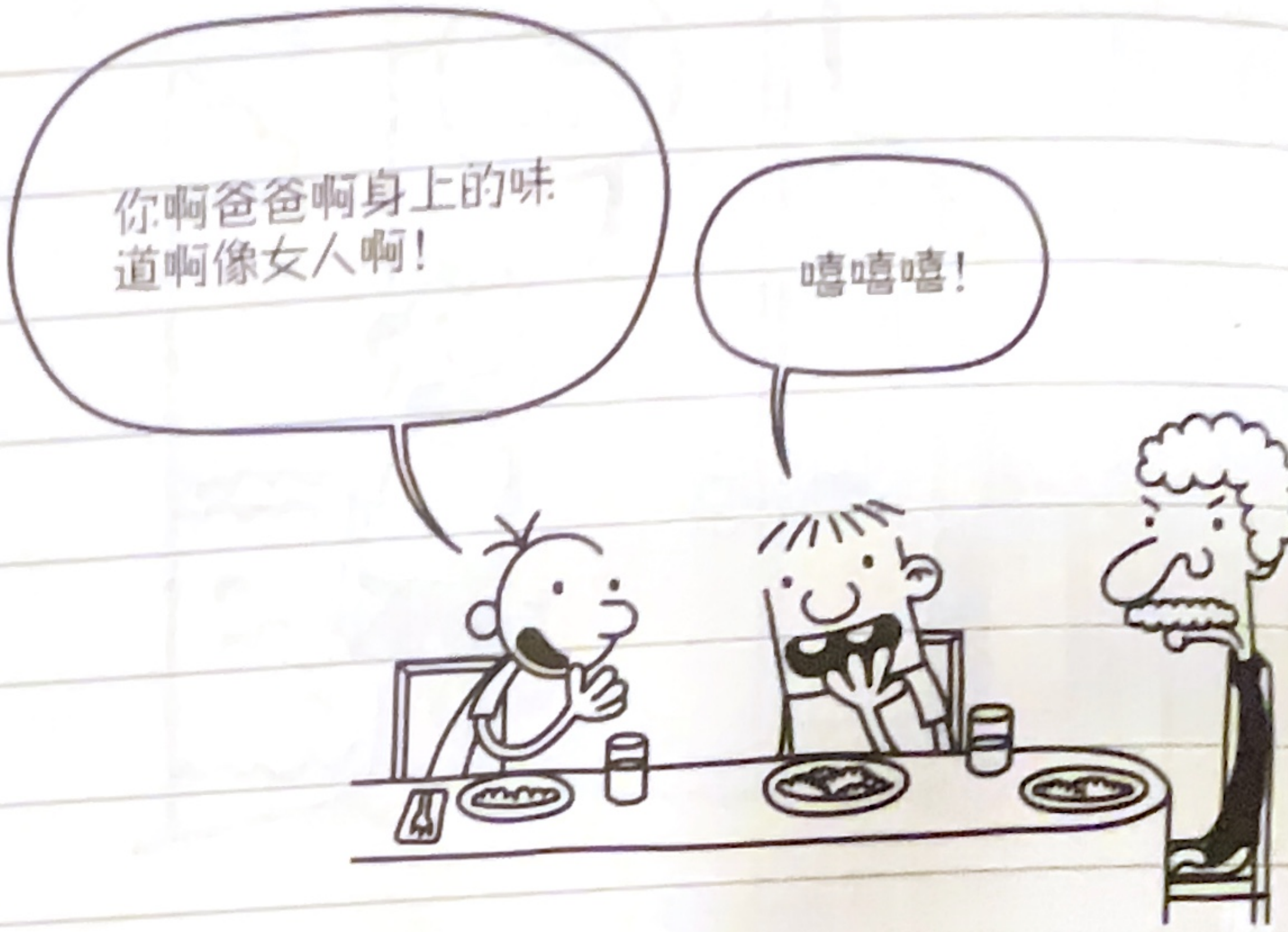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到下午2:30，我们一起把课本扔到地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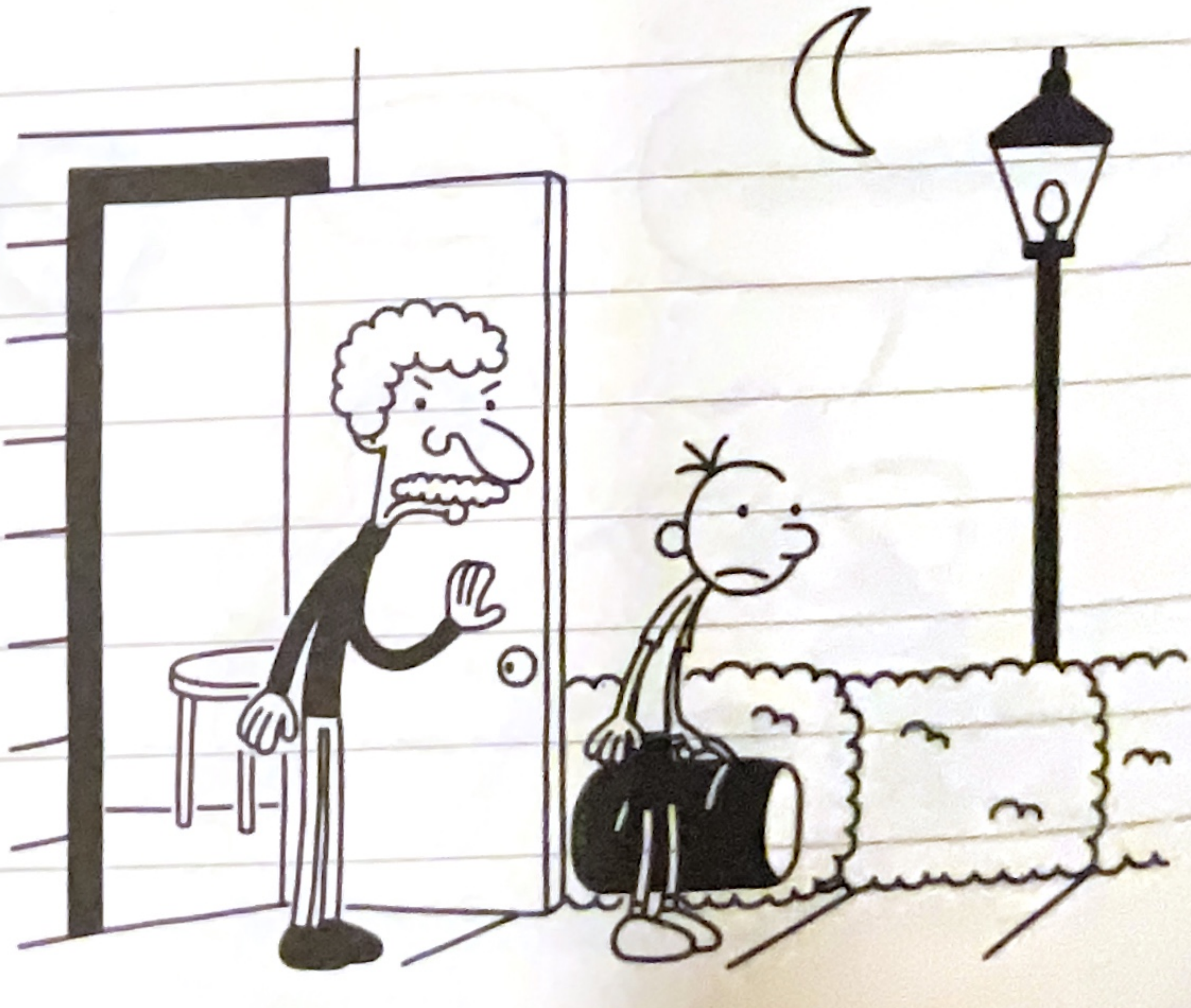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罗利都觉得那样子很酷，就试着破解电影里面小孩子说的语言。

但我们一点也搞不懂，于是我们自创了一套密语。

我们在晚餐时试验了一下我们的密语。



但罗利老爸一定是破解了我们的密码，因为我还没吃甜品就被撵回家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收到过去罗利家过夜的邀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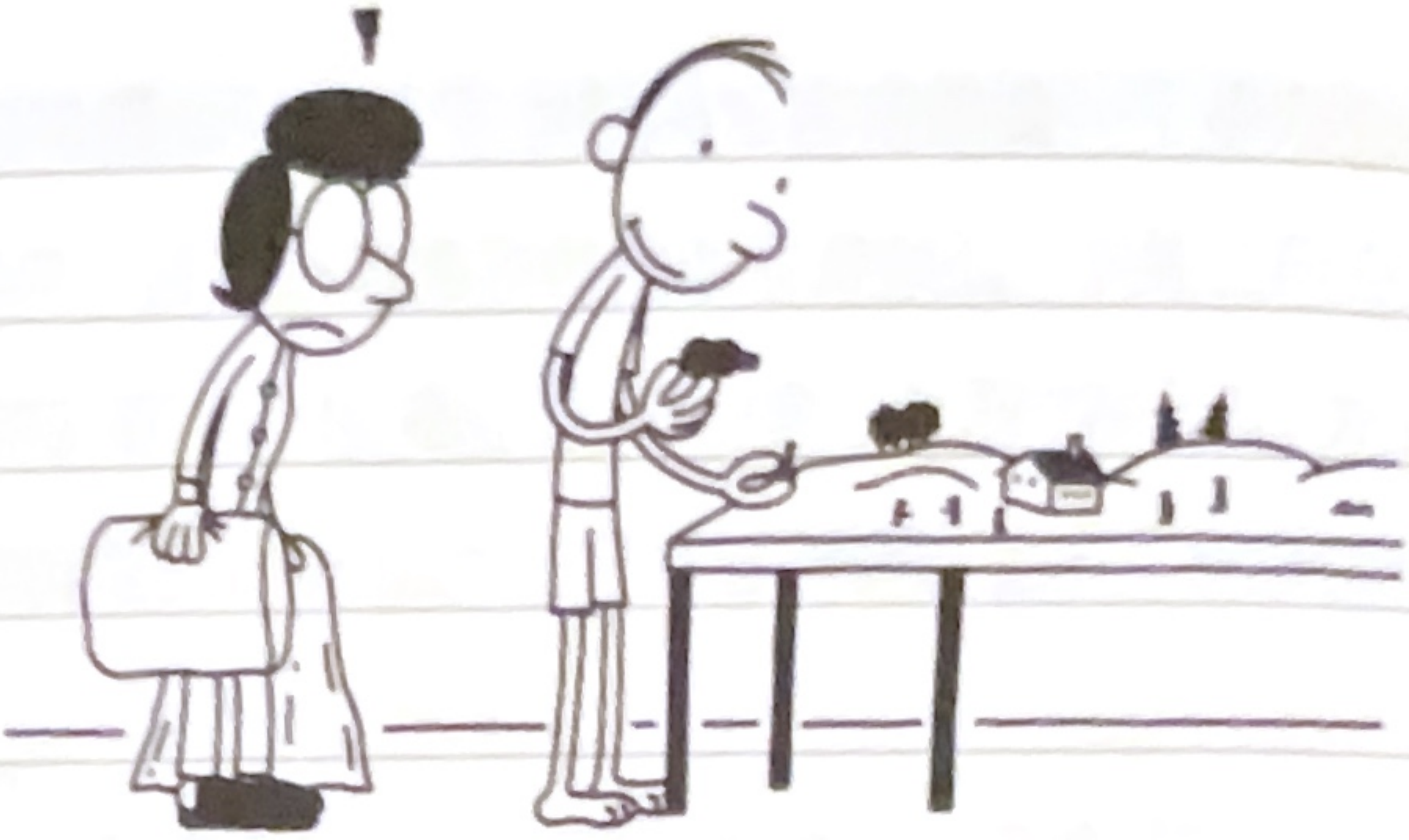
罗利今天带了一叠他去旅游的照片过来。他说最棒的一段旅程是他们在河上漂流，还给我看那些拍得模模糊糊的小鸟照片。

跟你说，我去过野外王国游乐场很多回了，那里也有这个河道漂流的玩意，河上还有黑猩猩和恐龙之类的机器动物，太好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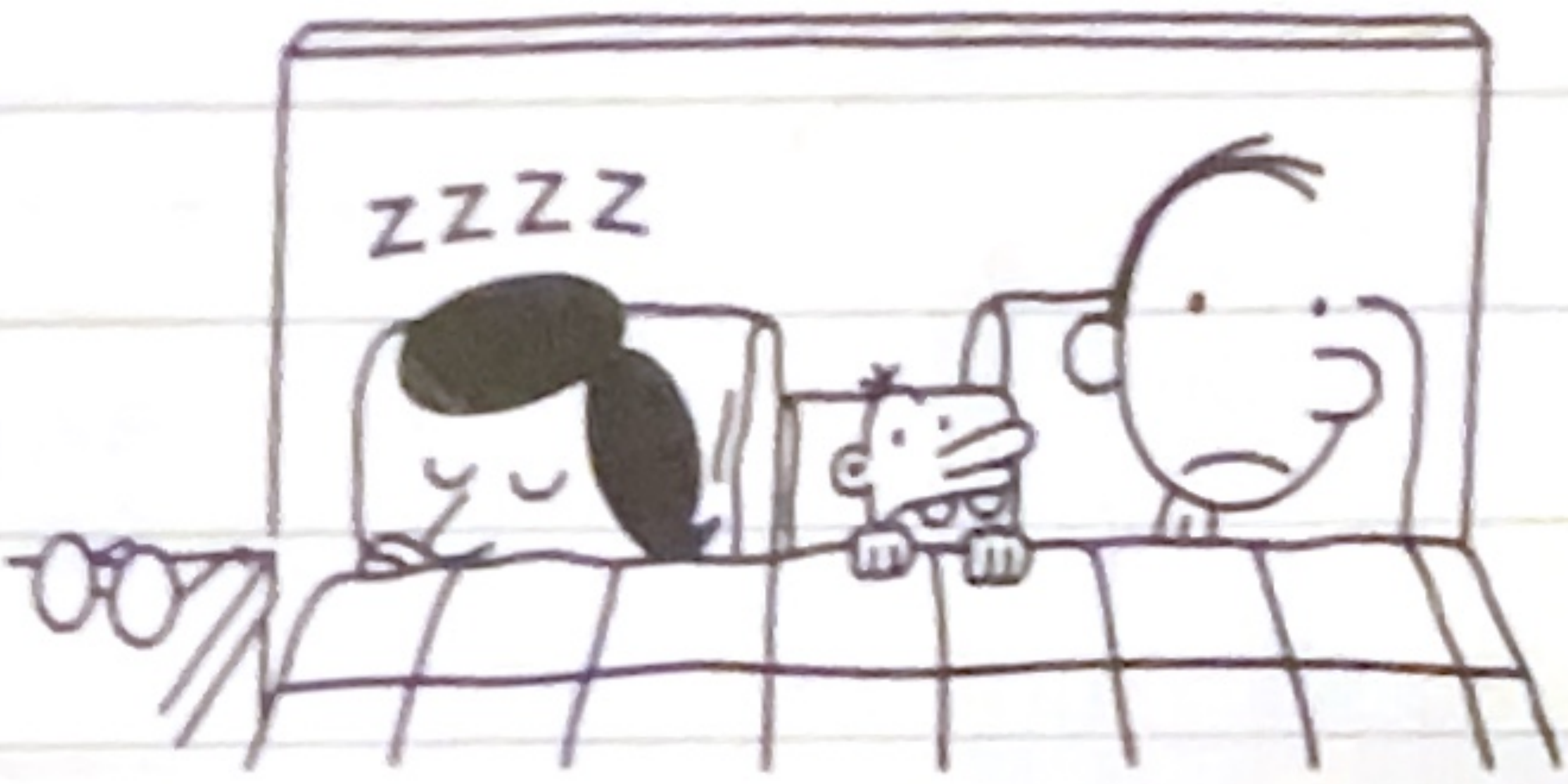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说，罗利爸妈还不如省点冤枉钱，直接带罗利去游乐场玩好了。

当然啦，罗利对我的故事没兴趣，他收起照片，回家去。

今天晚饭后，老妈要老爸看她租的电影碟，可老爸真的很惦念他的内战战场。趁老妈中途上洗手间，老爸在被子里塞了好几个枕头，看起来就像是他在睡觉。电影播完后，老妈才发现老爸已经金蝉脱壳。尽管那时只是晚上8:30，她还是到地下室把老爸赶上床。



曼尼现在和老爸老妈一起睡，他害怕住在地下室的怪兽。



星期二

我以为我已经听完了罗利的旅行故事，我错了。昨天我们的社会研究课老师叫罗利给全班介绍他的旅行，今天他就穿着一套滑稽的衣服来上学。更糟糕的是几个女孩吃午饭时跟罗利搭讪，还拍他马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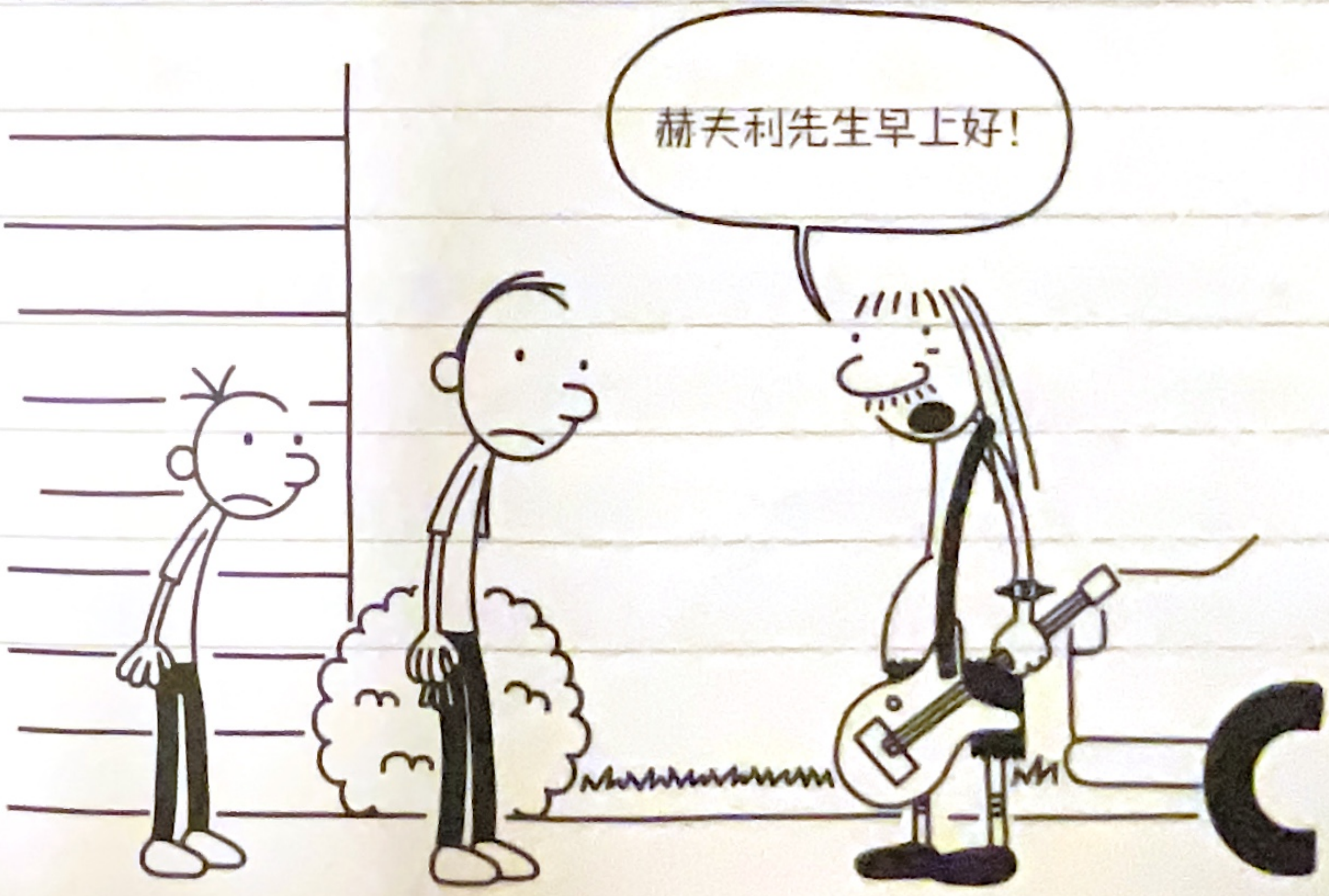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也不是一件坏事。我带着罗利在饭堂里四处招摇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最铁的哥们嘛。

星期六

过去几个星期六，老爸都带我去购物中心。刚开始我以为他想多点时间陪我，不过后来我明白了，他是为了避开罗德里克的乐队排练。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他。

罗德里克和他的重金属乐队每到周末就在地下室排练。

乐队的主唱是一个叫比尔·瓦尔特的家伙，今天我和老爸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遇见了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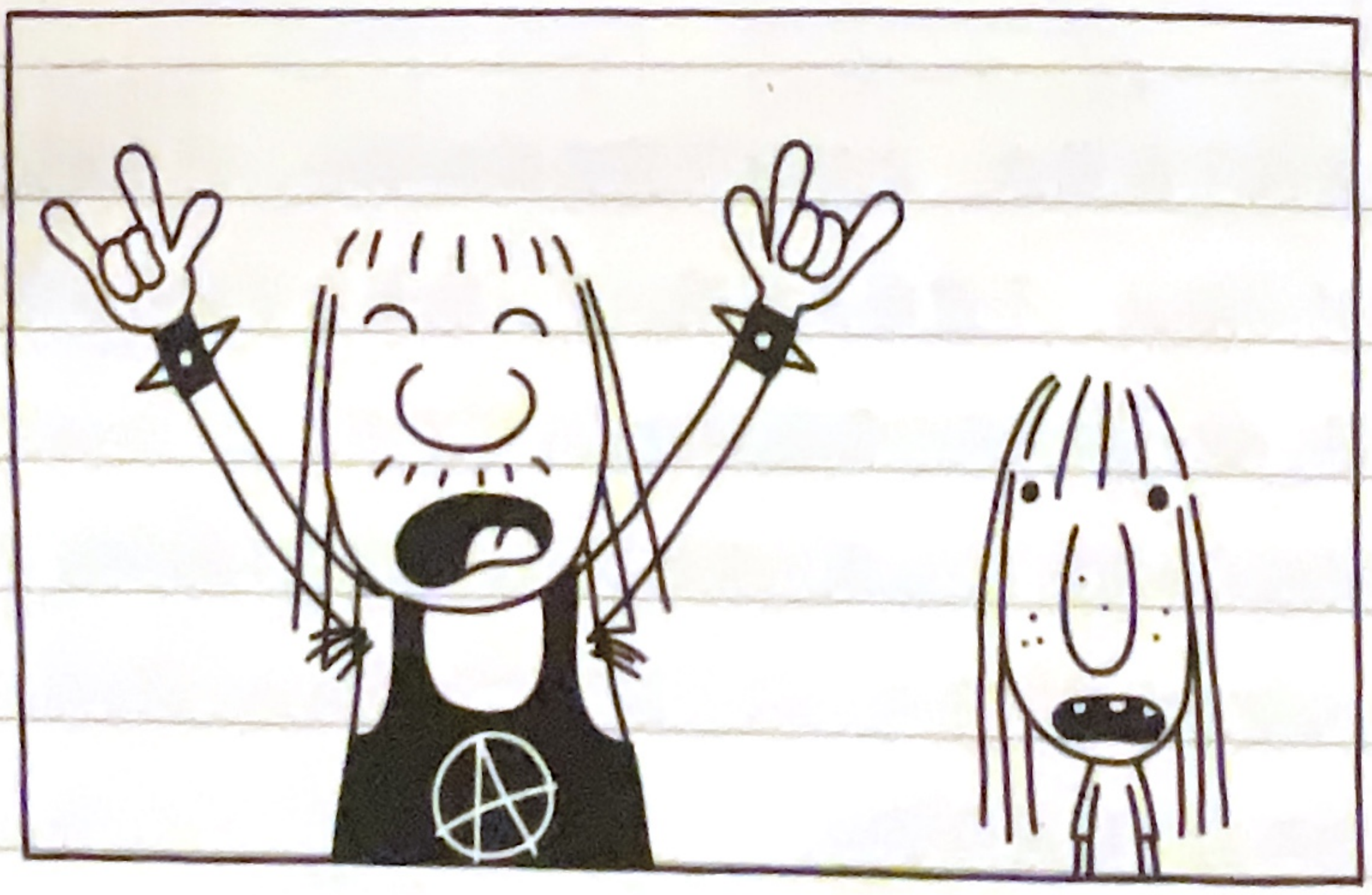
比尔没有工作，他还在和父母一起住，尽管他已经35岁了。

我很肯定老爸最怕的就是罗德里克会把比尔当成偶像，以后有样学样。

所以老爸每次见到比尔，接下来一整天的心情都好不到哪里去。

罗德里克邀请比尔参加他的乐队，理由只有一个：比尔当选过“最有希望成为摇滚明星的人”，那是在比尔上高中的时候。

最有希望成为摇滚明星的人



比尔·瓦尔特　　安娜·伦瑟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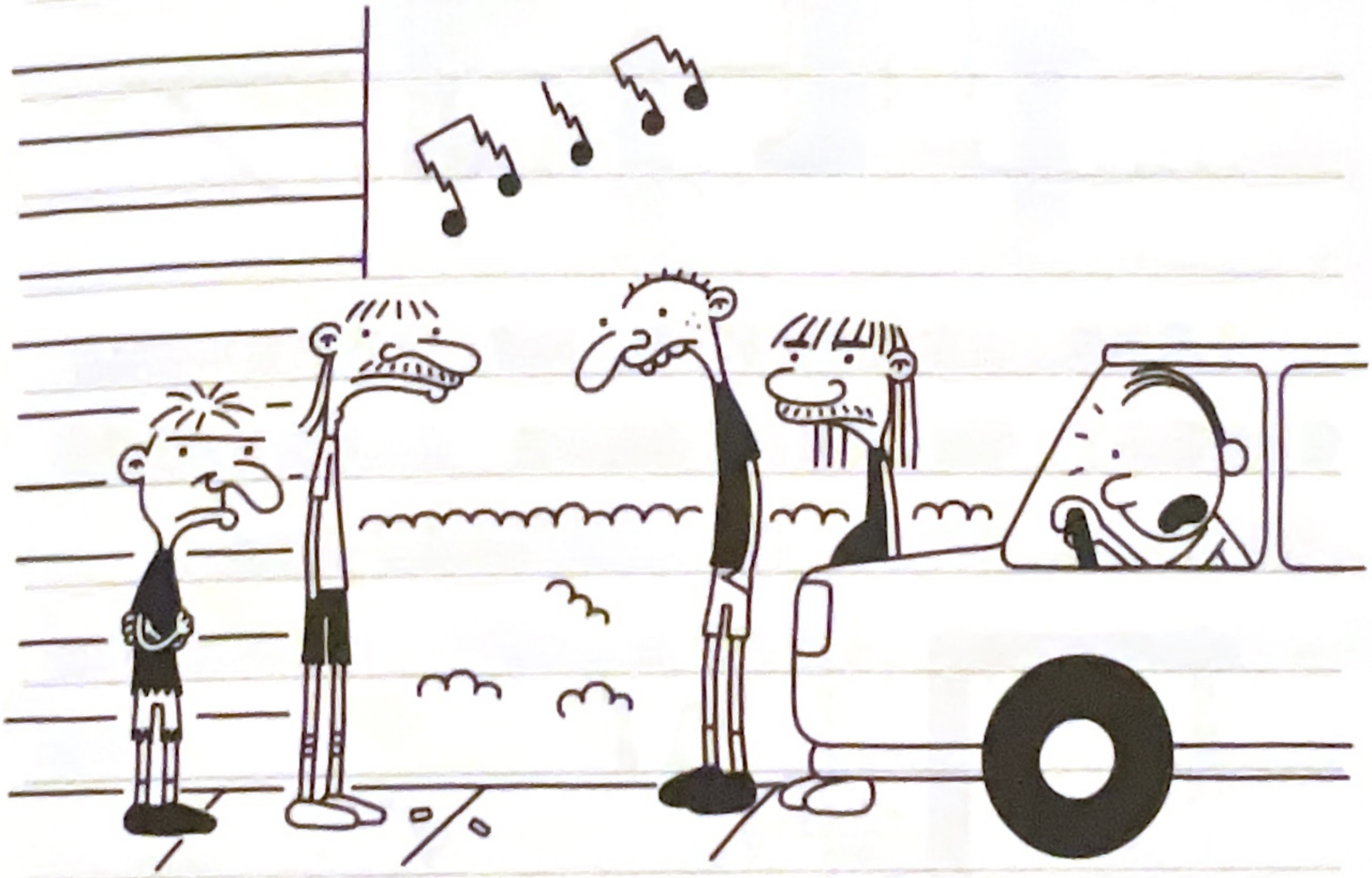
到现在为止，“摇滚明星”的奖项在比尔身上还没有兑现。我记得我听说安娜·伦瑟姆如今待在牢房里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和老爸今天在购物中心逛了好几个小时，可我们回到家时，罗德里克和乐队还在排练。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

你都可以听到吉他声和鼓声。一群游手好闲的小年轻在我家门外的路上晃荡。

他们一定是听到地下室传出的音乐声，被吸引住了，这情形有点像飞蛾被灯光吸引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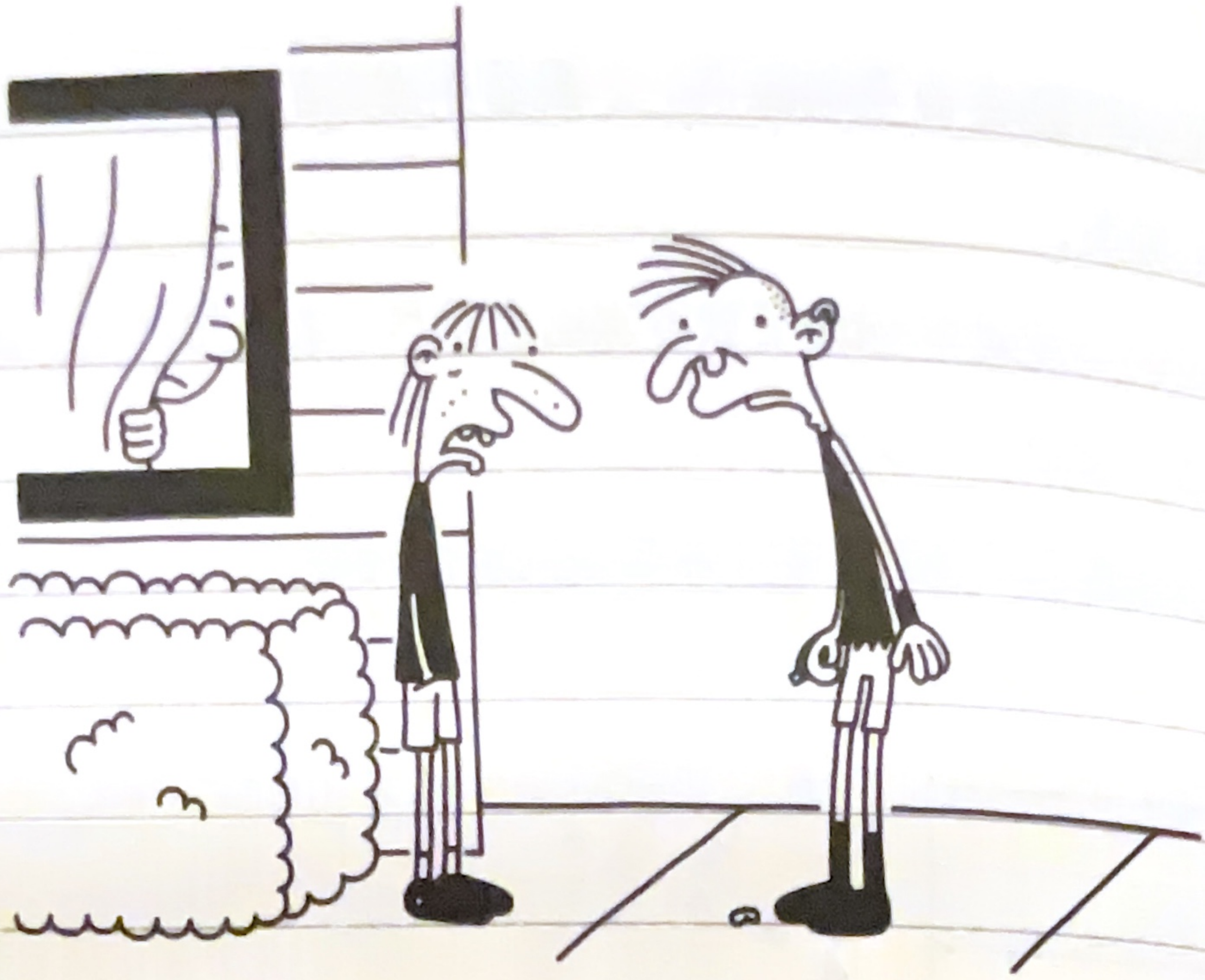
老爸看到那些路上的小年轻，简直要疯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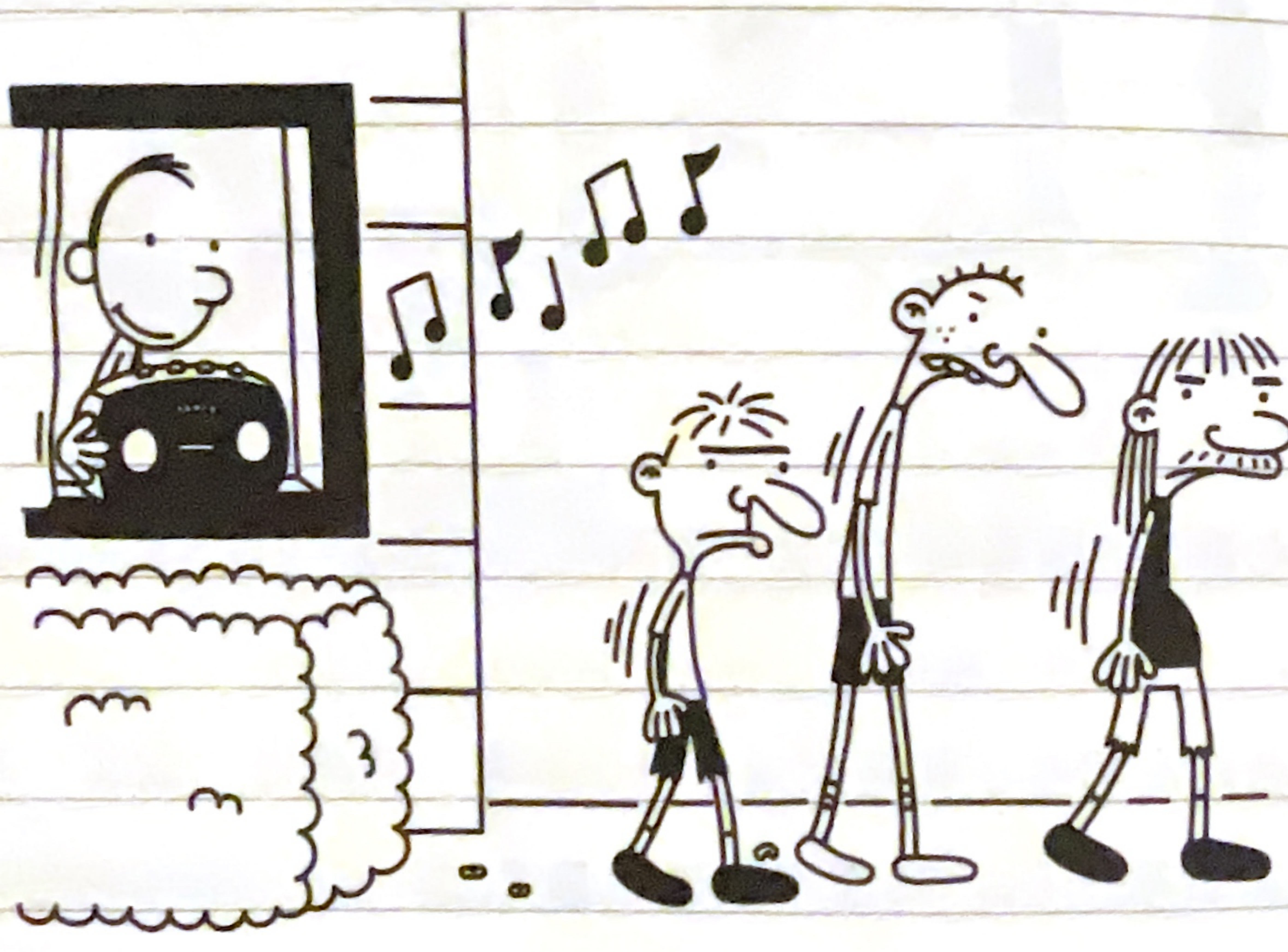
老爸跑进屋里要打电话叫警察来，在他按下911之前老妈拦住了他。

老妈说那些小年轻又没干什么坏事，只不过“欣赏”罗德里克的音乐而已。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能一脸正经地说出这些话。要是你听过罗德里克的乐队表演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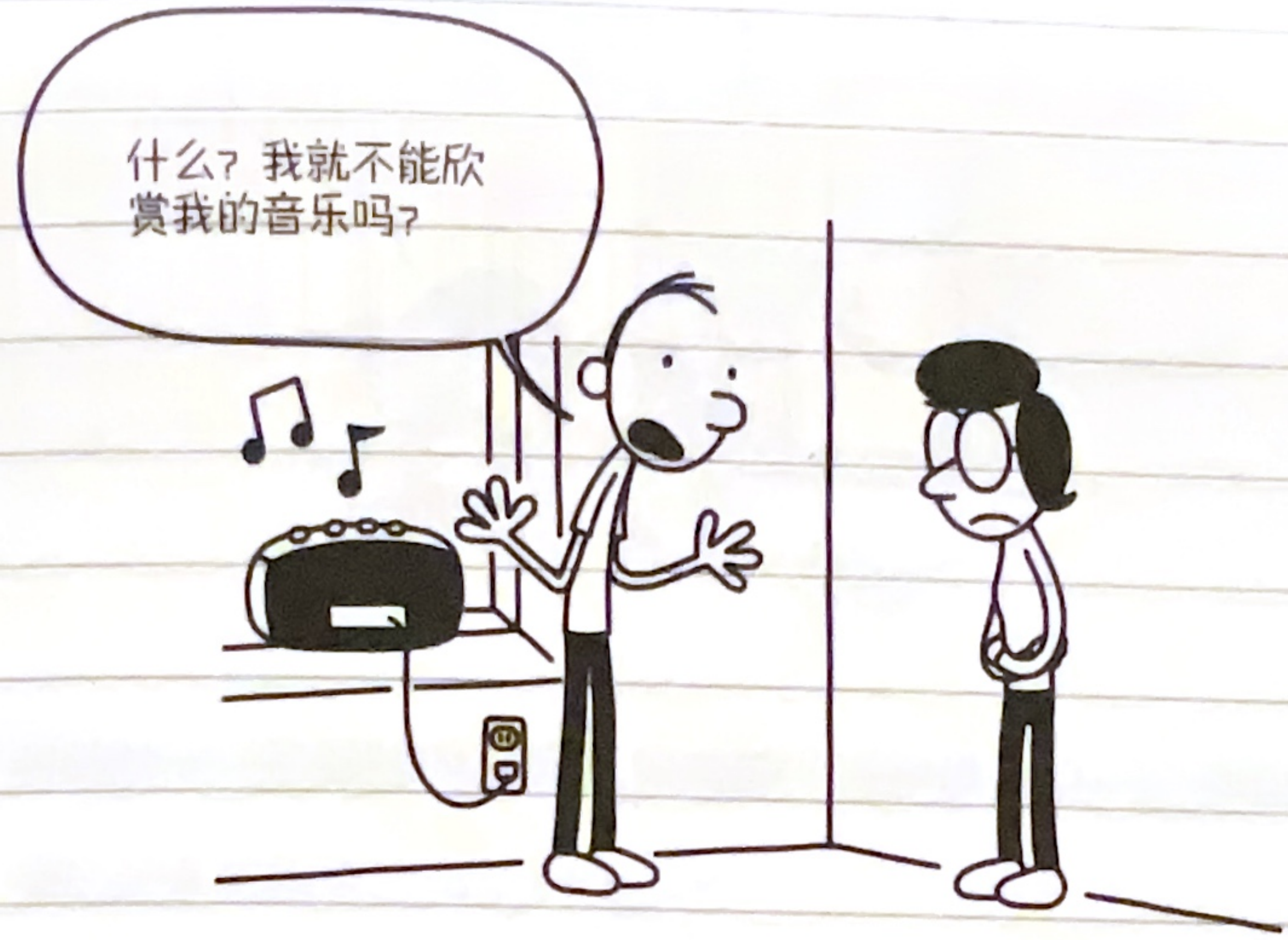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那些小年轻还在，老爸就安不了心。



于是老爸上楼拿他的音响下来，放进一张古典音乐的唱片，音乐响起来了。那些小年轻消失得有多快，说了你都不信。



老爸为自己想出这样的绝招扬扬自得，可老妈指责他故意赶走罗德里克的“乐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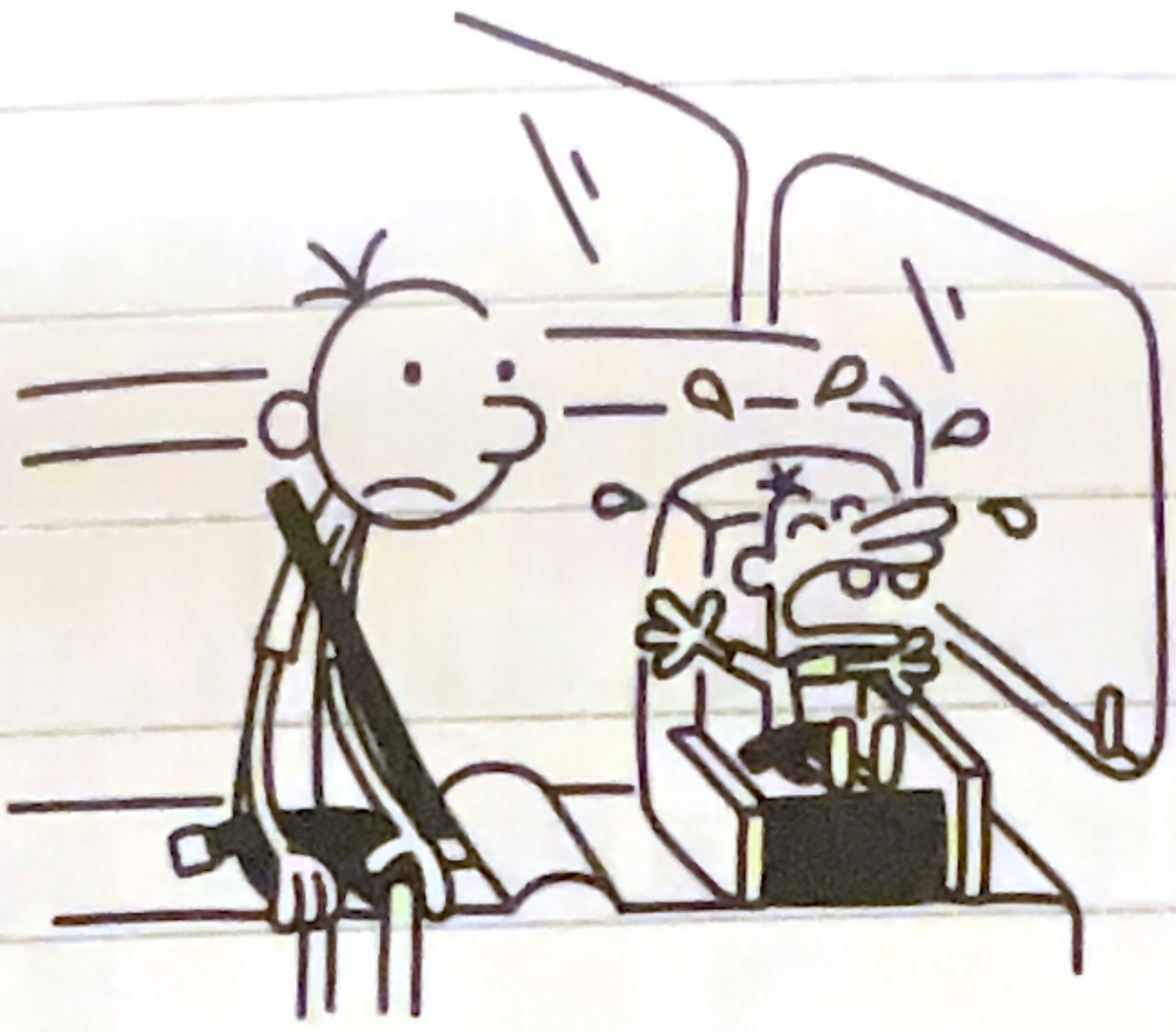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日

今天我妈开车载我和曼尼上教堂，路上我对曼尼挤眉弄眼，努力逗他笑。有一个鬼脸让曼尼笑疯了，苹果汁从他鼻子里喷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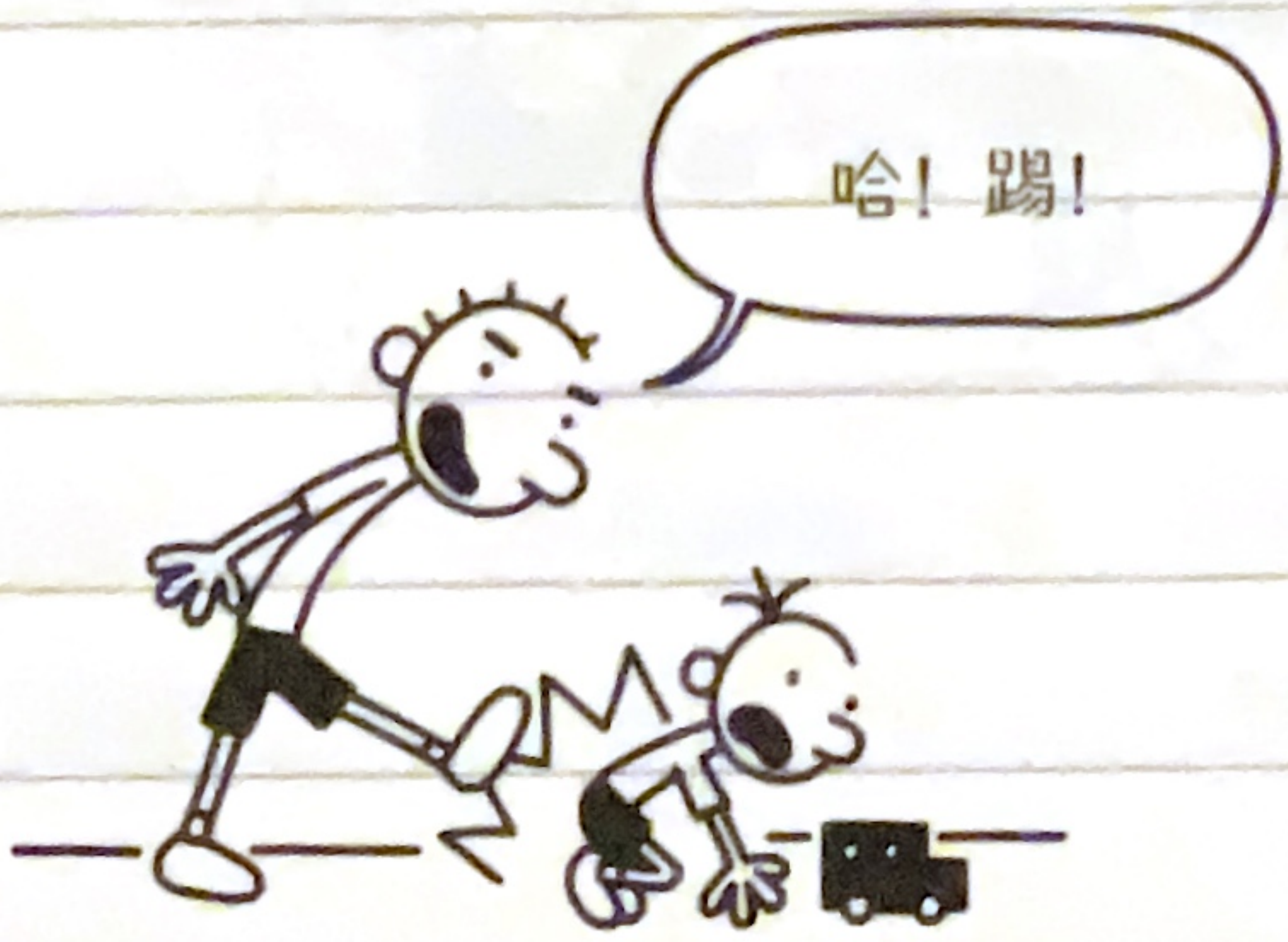
可老妈发话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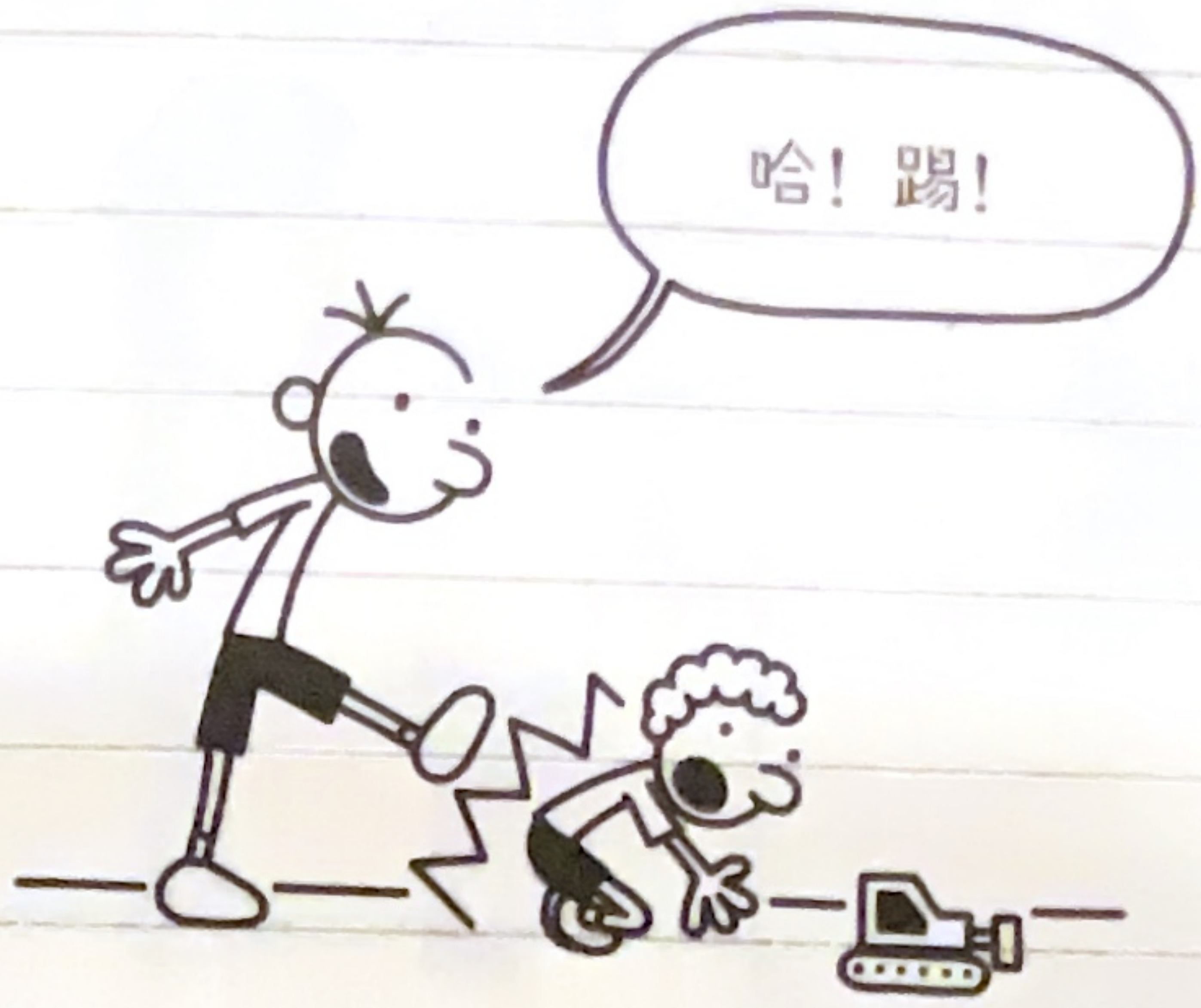
好吧，一旦老妈把这个想法放进曼尼的脑袋里，一切都完了。



看到没？这就是我始终跟曼尼保持距离的原因。每次我想逗他一下，结果都让我后悔不已。我还记得我小一点的时候，听到老妈老爸跟我说我很快会有一个小弟弟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。

被罗德里克欺负了那么多年，我当然十分乐意升上大哥的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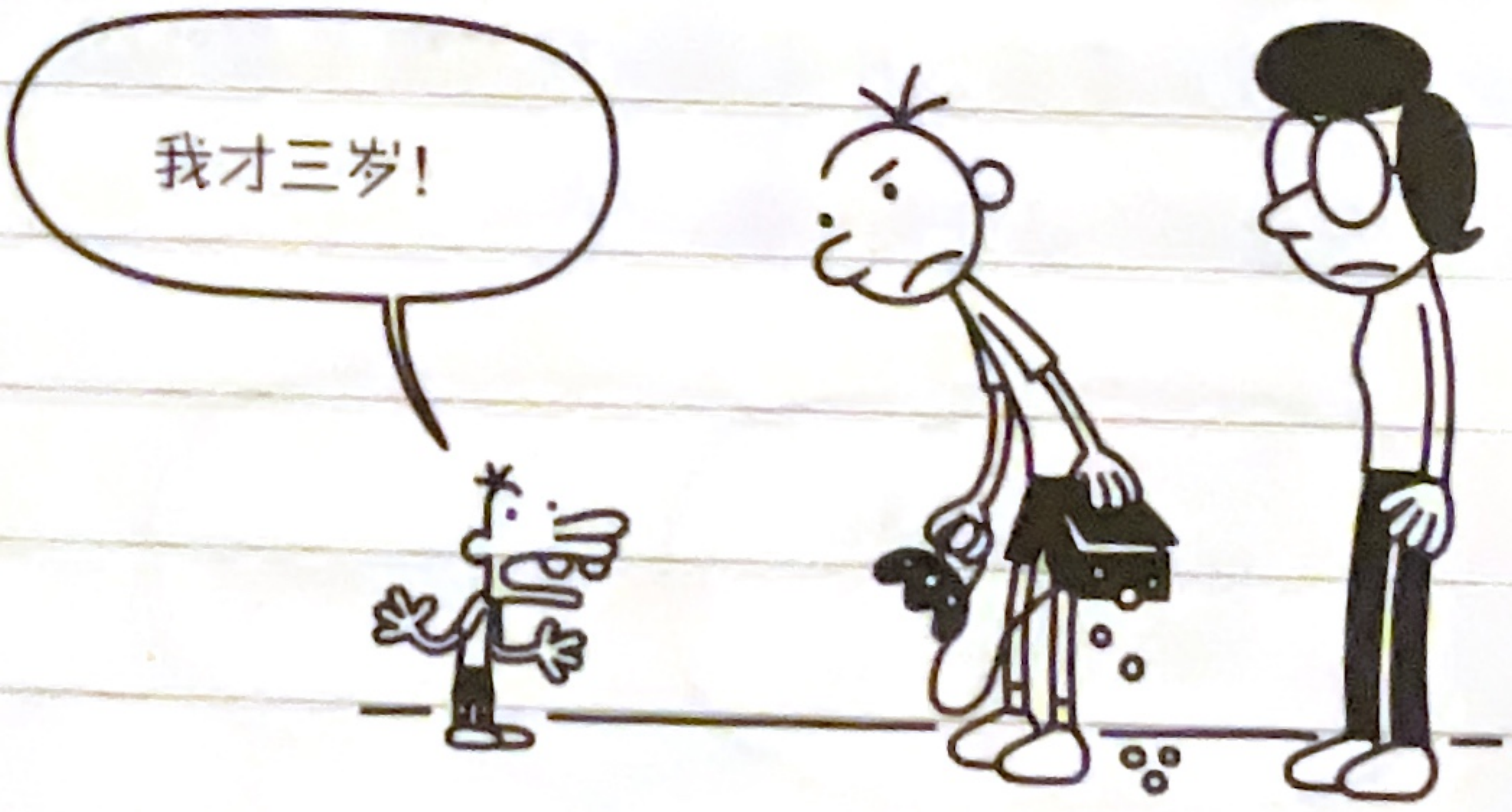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可老妈老爸总是对曼尼呵护备至，我想碰他一根指头都不行，哪怕是曼尼罪有应得的时候。

拿前几天的事情来说，我的电子游戏机插上电源不能启动。我拆开一看，原来曼尼把巧克力曲奇饼塞进了碟仓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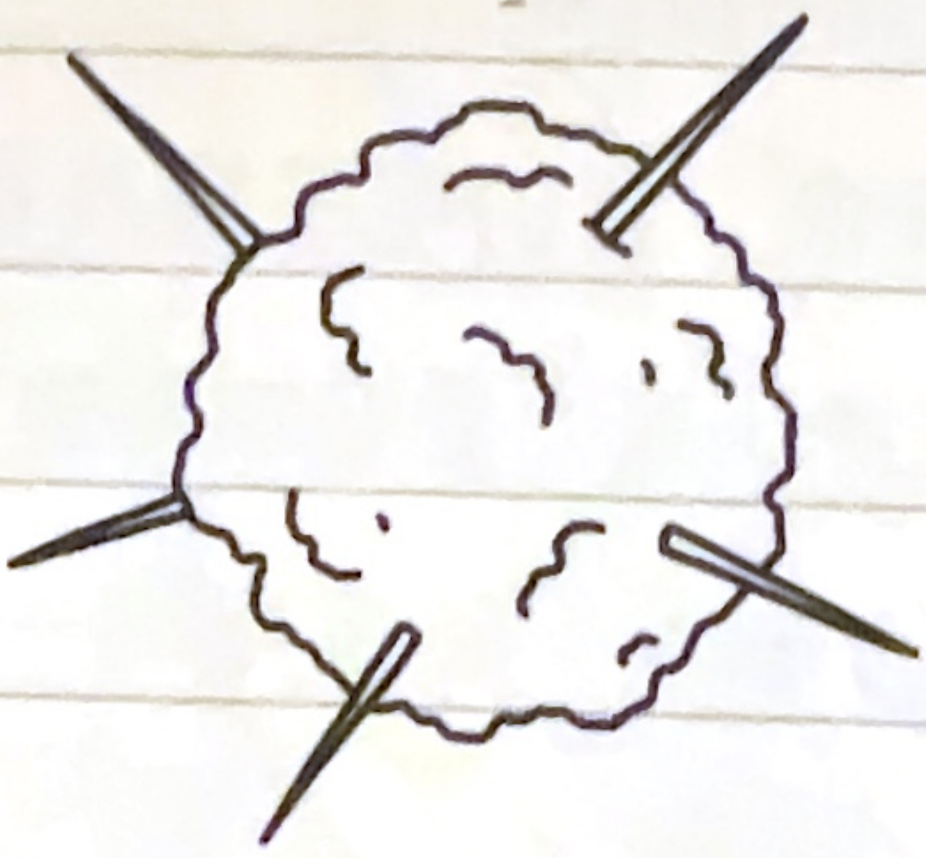
曼尼每次破坏我的东西，总是用同一个借口，这次当然不例外。



我真想好好教训曼尼一顿，但老妈站在我旁边，我啥也做不了。

老妈说她会和曼尼“好好谈一下”，然后他们就下楼了。半小时后，他们回到我的房间里，曼尼手里捧着一坨东西。

那是一坨插满牙签的锡纸，牙签尖尖的一端露在外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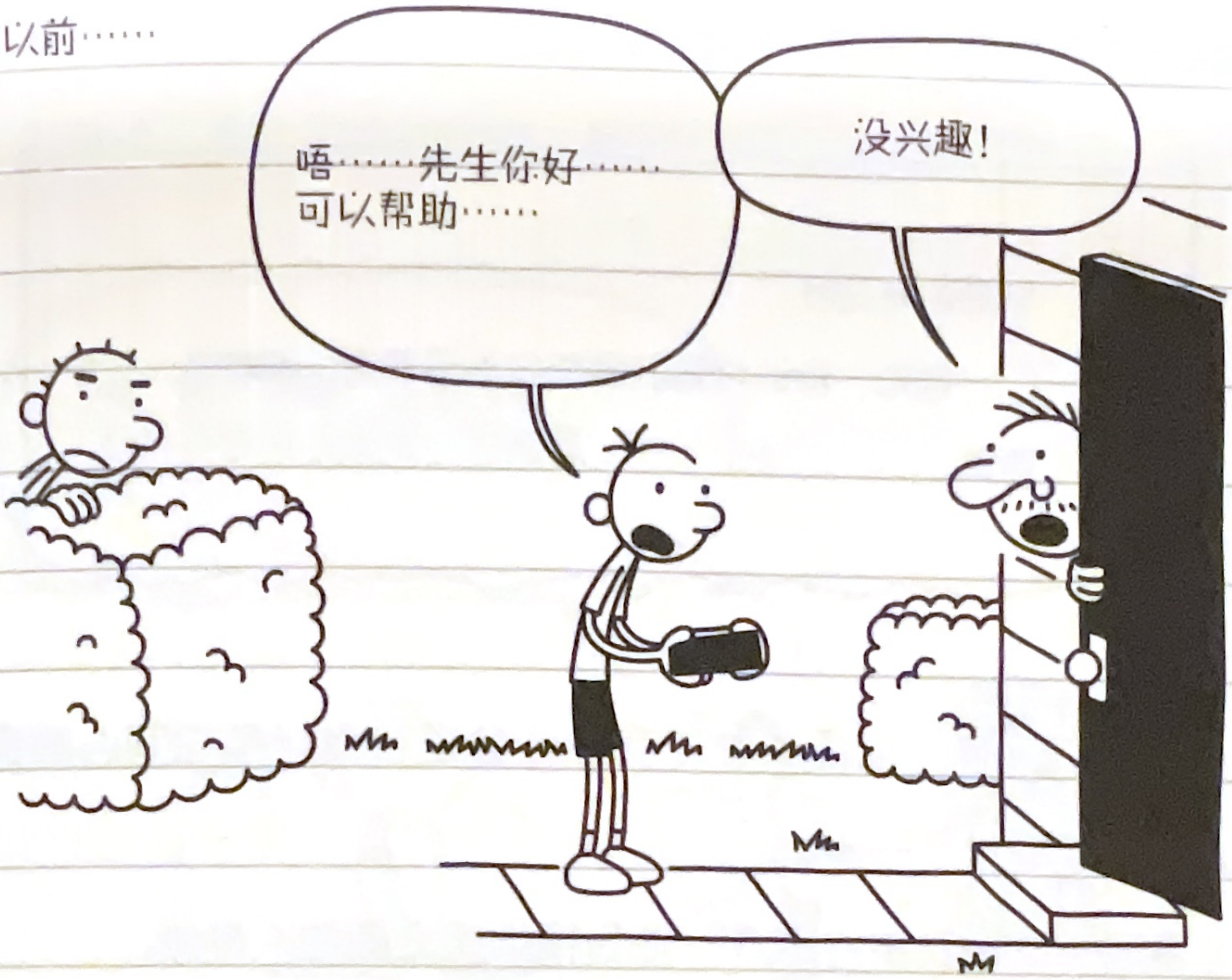


不要问我这坨玩意怎么补偿我受损的电子游戏机。我准备扔了这坨蠢物，可老妈不让我这么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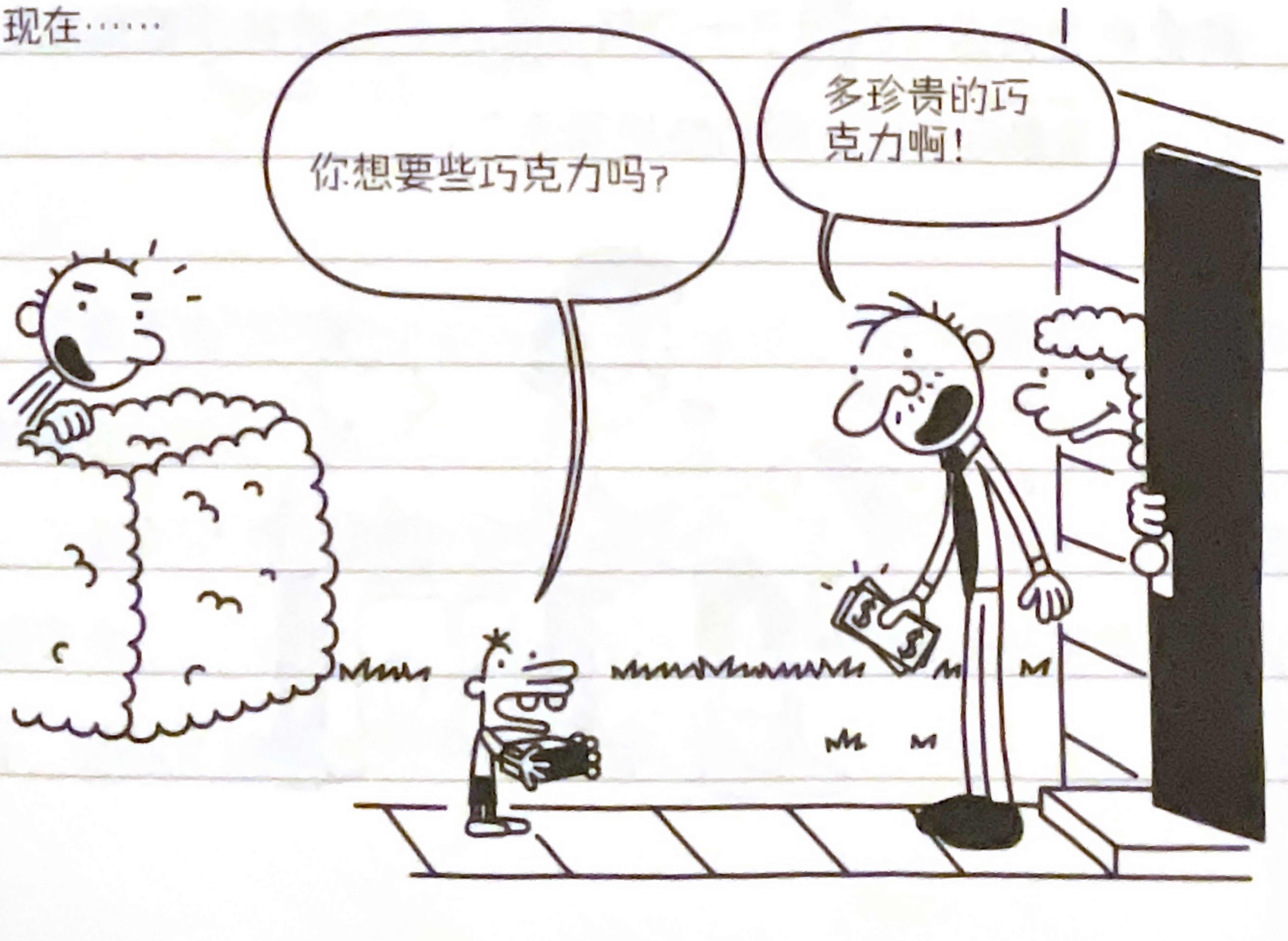
我得逮个机会把它扔进垃圾箱。记住我的话，要是我不让它消失，最后我会一屁股坐在上面。

尽管曼尼让我气结，有他在身边还是有个好处。自从曼尼会说话，罗德里克就不再逼我为他学校的筹款活动卖巧克力条。这回你相信我，我很感激他的决定。

以前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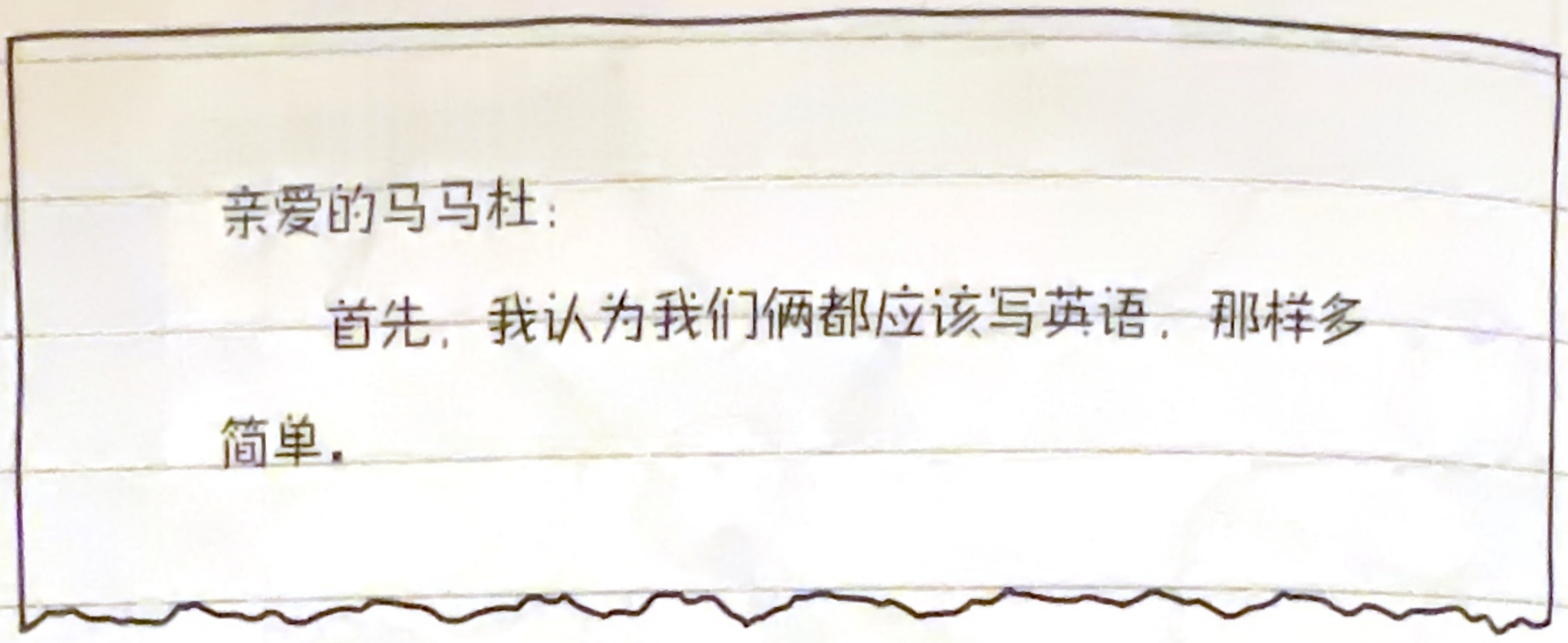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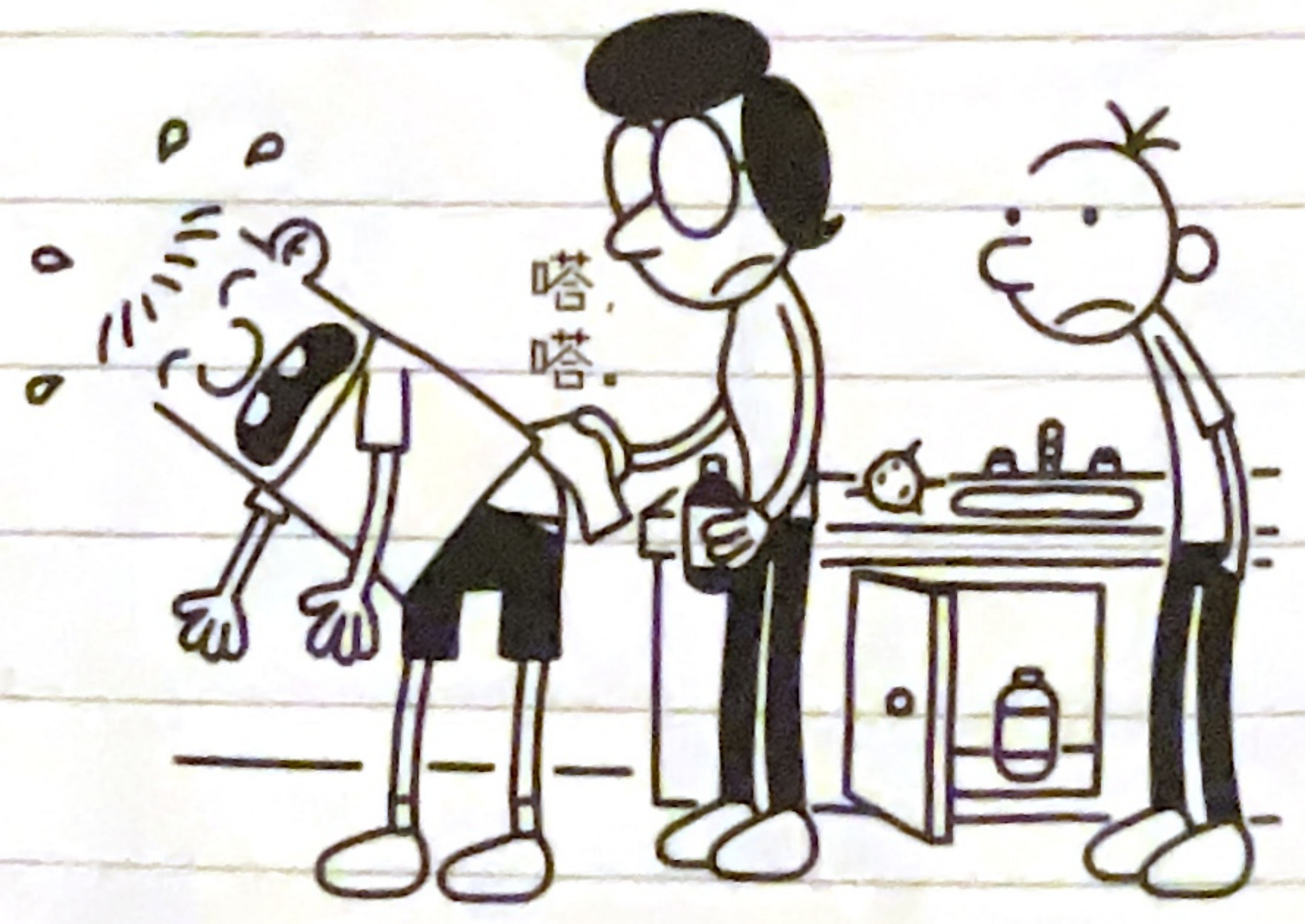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一

勒弗雷尔太太今天让我们写第一封给笔友的信。她指定了一个叫马马杜的小孩做我的笔友，我想他住在法国某个地方。

我知道我应该写法语，而马马杜应该写英语，不过说老实话，用外语写信真的很难。我看不出我们俩有什么必要为笔友通信弄得筋疲力尽。



还有一件事，记得我说过我最后会坐在曼尼那坨刺人的锡纸团上吗？我说对了一半。

罗利今天来我家打游戏，坐到锡纸团上面的人是他。

其实说老实话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几天前我就找不着那坨东西了，我很庆幸最后它以这样的结果露面了。